

陣中英雄叢刊

十學國陸軍史類

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

巴根吉列夫
拉維英夫斯其 著

徐堅 譯

蘇俄天軍

編纂委員會出版
平圖書局

MG
IS12.35
12

巴根吉列夫
拉佐莫夫斯基
原著
徐堅譯

蘇伏洛夫元帥

第七戰區司令
長官司令部
編纂委員會出版



3 1760 7606 9

本篇譯後承許崇清陳原二先生校正
特此致謝

序	年青的軍官	【一】
第一幕	寄宿者	【一四】
第二幕	不速之客	【二四】
第三幕	伊士麥之夜	【三七】
第四幕	欽賜的報酬	【四七】
第五幕	在充軍中	【五五】
第六幕	在意大利日光下	【六七】
第七幕	魔鬼橋	【七五】
第八幕	祖國	【八七】
第九幕	蘇伏洛夫不死	【九七】

登場人物

序幕

柏林市長奧多·卡爾·馬利亞·卡爾蓋遜
卡爾蓋遜妻

柏林市政官華括納

市政府職員一名

老兵標得爾·列斯可夫

兵士普洛郭爾·德尼西契·杜巴索夫〔愛稱普洛式加〕

兵士伊凡·耶哥金

班長克洛普申

青年軍官〔即亞歷山大·華西里支·蘇伏洛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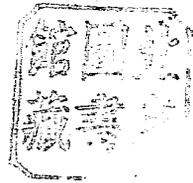
總司令柴哈爾·格黎哥里支·車尼雪夫將軍

將軍戈脫里白·琴里却維支·托德萊本

參謀官一名

第一幕

女房東史蒂班尼達·葉芙錫葉美娜



蘇伏洛夫將軍之傳令兵杜巴索夫
軍官一名

將軍森索諾夫

將軍森索諾夫之傳令兵格里式加

兵十格魯希可夫

兵士西尼爾尼可夫

索菲亞·加鄰德尼可娃·派芙洛芙娜〔愛稱索夫式加或索夫申加〕

將軍米哈爾·伊·招里奧諾維支·古杜卓夫〔愛稱米夏〕

米奇爾·福爾格

退職將軍托德萊本

第二幕

公主陶戈羅加亞

公主卡卡琳娜

索菲亞

將軍伊曼牛爾·伊凡諾維契·羅登巴黑

將軍古杜卓夫

將軍林里特烈希·威斯特法倫

將軍森索諾夫

親王格里·戈里·亞歷山特洛維契·波登金
將軍蘇伏洛夫

第三幕

傳令兵杜巴索夫
兵士西尼爾尼可夫
兵士格魯希可夫
傳令兵格里式加
兵士加里奴式金
總司令蘇伏洛夫將軍
將軍古杜卓夫
將軍森索諾夫
斯蒂班尼達·葉芙錫芙葉娜
米奇爾·福格爾
將軍羅登巴黑
軍官一名
兵士多人

第四幕

索非亞·加隣德尼可娃·派芙洛芙娜

索里多娃・葉加特琳娜・伊凡諾夫娜

米奇爾・福格爾

將軍羅登巴黑

將軍古泰索夫

皇帝保羅

元帥蘇伏洛夫

第五幕

退職元帥蘇伏洛夫

史蒂班尼達

杜巴索夫

尼古拉葉夫

米奇爾・福格爾

兵士一名

第六幕

兵士和軍官多名

米奇爾・福格爾

奧國軍官一名

元帥蘇伏洛夫

兵士西尼爾尼可夫

兵士加里奴式金

將軍巴格萊申〔彼得親王〕

傳令兵杜巴萊夫

第七幕

將軍森索諾夫

將軍米洛拉多維契

傳令兵杜巴萊夫

將軍巴格萊申

史蒂班尼達

元帥蘇伏洛夫

米奇爾·福格爾

軍官和士兵數名

第八幕

鄉下男女小孩若干名

長老

牧師亞爾忒斯

退職老兵伊凡·耶哥金

農婦娜泰夏

農婦達利亞

達利亞之少女

安奴脫加

農夫米奇達·包別兒

更夫【不出場】

將軍威斯特法倫

副官二人

蘇伏洛夫之女娜泰利亞·亞歷山特洛芙娜·蘇伏洛娃·

將軍古杜亞夫

索菲亞·加薩德尼可娃

將軍巴格萊申

元帥蘇伏洛夫

杜巴索夫

第九幕

元帥蘇伏洛夫

娜泰利亞

杜巴索夫

宮廷總務官古泰泰夫子爵

序幕 年青的軍官

【一七六〇年秋。在柏林。柏林市長卡爾蓋遜的家。幕啓，書室，鋪着地毯。卡爾蓋遜坐書桌後，捧着頭。在他上面壁上掛着腓特烈大王肖像，戴着雅麗的白色假髮，穿紫紅色大氅。書室有三道門，一道通走廊，另一道通臥室，第三道是玻璃的，開向陽台。在第三道門邊站着卡爾蓋遜的妻，她正注視着遠處，看着下面潮濕的廣場、瓦面的房屋、落光了葉子的樹、教堂。天正下着雨……柏林市政官之一，心神不定地在室內來回踱着。另有一位市政政府職員也在室內。他也顯得焦躁和昏亂。有一個分隊的俄國兵出現在廣場上，走過卡爾蓋遜的房子，响着軍鼓。接着有第二個分隊走過，接着第三個。遠處傳來軍樂隊演奏的聲音。俄國兵正進佔柏林。】

卡爾蓋遜妻 奧多！奧多！俄國兵進了柏林了。他們走向這裏來了。

卡爾蓋遜【衝到窗邊】 唉，上帝呀！俄國佬進了柏林！該死的東西！【向職員】馬上到市議會去，召集商人們，越快越好！還不致於什麼都完蛋。我們還可以賭條命。

職員 是，我馬上去，市長。

卡 不用着急，菲格納兄！卡爾·烏爾里支不會讓我們吃苦的。

職員 唯一的希望，只有靠全能的上帝和尊貴的俄國儲君卡爾·烏爾里支了。

卡 趕快到金庫去！其他有我自己管……可憐的國王！可憐的祖國！

卡妻 老天爺呵！什麼都完了呵！

克洛普申 好極，這個看來不錯，條子就貼在這裡吧。

【對兵士們】跟我來！

卡爾蓋遜現在走過來了！

【兵士們在門口出現。纏繞的制服給秋雨打濕了，濺着泥漿。第一個走進來的是標得爾
列斯可夫，一個老兵。】

列斯可夫【放下來福槍，搓着手】 咳，天氣壞透了！

【另一個兵名叫杜巴索夫，腿上受了傷，耶哥金扶着他蹣跚走進來。】
耶哥金【對杜巴索夫】 現在你可以歇息一下了，普洛希加。

克【對眾人】 這裡住下吧！

兵士們 勃兒兒兒，我凍得入骨了！

渾身骨頭一根根的也沒有了！

的確，城市總比野外好，我得到房子躲一下雨。

我想睡覺去，不到後天醒不了。

【卡爾蓋遜拉開抽屜開始抽出一些紙片。】

列 空着肚子走了幾天，我們現在可以在這個宮殿裏歇息歇息了，這也是應該的了。

耶【把杜巴索夫扶上安樂椅】 普洛希加，我們會看護你的，你到醫院裡去不會比這兒更好些。

伸出腳來，讓我把你的靴取下來……【將杜巴索夫的靴輕輕脫下。】

克【對耶】 你還是把你自己的也脫下來吧。瞧，你們弄得多糟。【對兵士們】去靴！你們把錢

弄髒了！

耶 去靴！

【兵士們把靴脫去，卡爾蓋遜帶着一堆紙離開書室】

兵士之一 喂，瞧吧，主人昏頭昏腦，喂，那邊，【對卡爾蓋遜的背影】你拿着那些紙麻煩什麼

呢——連桌子帶走不好嗎！【卡爾蓋遜出。】

別管他，你不見他昏了嗎！

耶【一面脫靴】我的父親那老人家常說：笨人穿靴，乖人拖鞋，聰明人赤脚……他常常赤着腳過冬，真的。

列【脫下了靴，哼着】唉，甜蜜的家呀，我多麼想念你。

【卡爾蓋遜入，走向燈邊。】

鄭弟兄們，把東西搬開。我們給他們跳下舞，普希希加，你說好嗎？

杜【摸着傷脚】哦，我不能，腿上的傷口不讓我幹。

杜【耶哥金揮着手，又鑽起來，哼着】我的廣漠的原野呀，我多麼想念你……【老標得爾想起來了。】

列現在，冬季作物已經播了種吧……！哦？【畧停】

耶【仔細地看着腓特烈的肖像】這裏他們掛了個嬌嬌的窈窕兒！

卡【突然興奮起來】什麼「窈窕兒」，那是腓特烈！腓特烈大王！國王！

杜【向耶哥金】是國王！你說是窈窕兒！他們有辦法呢，即使他們的國王像個烏龜婆。

克【向卡爾蓋遜】你怎麼會講俄國話呢？

卡【稍停後】當我們和俄國還沒有開戰的時候，我有一家大商行，我們和彼得堡做生意，我常常到那裡去的。

克要不然你的生意一直要做到現在了……

杜那麼現在乖乖接待你的客人吧【大笑】

【正談間一位青年軍官走進室內。他身材中等，穿着陸軍制服，臂上纏着綵帶，他站在

門口，大家沒有注意。」

青年軍官：他們已經過得很自在了……大家好啊，弟兄們！

「兵士一見軍官，立刻從活人變成石像：『你好，官長！』杜巴索夫想勉強站起來。」

軍官：「對杜」不要起來，不要起來！你們都是從維阿脫加來的嗎？你傷了那裡？在哈爾關麼？

你叫什麼名字？

杜：「半起半坐」杜巴索夫，官長，普洛郭爾。

軍官：「一手攔在杜巴索夫肩上」好嘍，好嘍。這兒你住得很舒服吧，我想。現在你有機會休息

了。「跨着椅子坐下，望望這個兵，又望望那個。」真像一些木偶……你們挺起了胸膛幹什

麼的？「少停，士兵們仍然筆挺地立正在那裏，等青年軍官喝令：『休息！』兵士們纔按着

軍隊的規矩鬆了下來。」哦，哦！「對克洛普申」你把他們的生命都一起操練完了！

克：是，官長！

軍官：「對耶哥金」等等！喂，你，那邊一個漂亮傢伙，你叫什麼名字？

耶：伊凡·耶哥金，官長！

軍官：那麼，耶哥金……你看柏林怎樣？不錯吧？哦，你喜歡它嗎？

耶：我不知道，官長……

軍官：甚麼！你的眼睛在那裡？

耶：我不知道，官長。

軍官：連你的眼睛長在那裏也不知道？你這個蠢東西，你真是一塊木頭。

杜：官長，「青年軍官回過身來」我覺得這樣，柏林是不錯的。是個富足的城。相當大，甚至比

我們的維阿脫加還大得多。

軍官【對兵士們】你們以為怎樣，弟兄們？

兵士們 是，軍官！

軍官 吓！見鬼！你們頭上有沒有眼睛，胸中有沒有心？這兒是你們攻下來的一個城，是你們拚了自己的性命攻下來的。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城呢？它為什麼重要呢？【兵士靜默不語】竟沒有一個人會經想到向你們說明。他們以為你們不需要知道這些。但是不對，耶哥金必須知道，你，杜巴索夫……你，還有你……你們就通必須知道。這兒是腓特烈的軍火庫，彈藥廠，製造榴砲的地方……這是勝利，弟兄們！

【卡爾蓋遜出現。遲疑不決地走近青年軍官。】

卡 俄國官長先生，歡迎，俄國官長先生！

軍官 是市長吧，我想。

卡 是，是，我就是市長！卡爾蓋遜！

軍官 有何見教？【卡指示身旁】

卡 俄國官長先生光臨到這裏，鄙人實不勝榮幸的……但那些兵士？我，卡爾蓋遜，是不是必須容納普通的兵士在我的房子裏呢？

軍官 兵士們就會離開你的書房的。

卡 哦，多謝多謝！

軍官 這裏將來做司令部。兵士們住你的大廳。

卡 唉，多倒楣！先是柏林，再是我的書房，現在又是我的大廳……【向兵士們】請這邊來，諸位貴賓！

【兵士們檢起東西跟卡爾蓋遜出去。青年軍官獨自留在房內，他就是蘇伏洛夫。他看着

牆上的柏林地圖，那特烈的肖像，再從陽台的門看到廣場上。

蘇 你是這麼一副面相，柏林……

【車尼雪夫將軍入，高大、腫腫、愛噪，他後面跟着一個軍官。】

車【喘氣】哈，好講究的書室！從來還沒有過這樣講究的司令部。妙極了，妙極了！【對軍官

】老弟，麻煩你到主人的房間去，通知主婦煮些臘腸。告訴她上勁些，將軍的肚子叫得利害……我……會兒就到裡面去。

【軍官敬禮退】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好朋友！噯，我沒有看到你……唉，你受了傷？

蘇 不過刮了一下，大人！

車 你說得對，亞歷山大·華西里支，這些日子，肉傷只算是刮了下，皮傷只算是擦了下……我聽說你這次功勞卓著。我一定要告訴華西里伊凡諾維支，讓他知道有這麼個好兒子，高興……你覺得滿意嗎？

蘇 不，總司令，我們在城外就誤時間太多了，我們讓敵人兩軍溜跑了，本來我們可以一口氣打垮了敵人的。

車 好一個驕驕的傢伙！還是這樣心急，總是轉着些古怪的念頭……

蘇 否則戰事早結束了。

車 不要再那樣孩子氣，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戰略，戰略，——這是你所缺乏的東西！並不是——一切都在戰場上決定的，老弟，許多是在彼得堡決定的。【低聲】彼得堡，費多洛維支，儲君陛下，不久以前取了個別名，叫寸爾。烏爾里支！喂，他連俄國話都說不上三個字，他甚至於禱告都用德文的！道理就在這兒。女皇說「前進」，但她的姪子却說「後退」……局面不

穩——今天彼得·費多洛維支做儲君，明天他就會是皇帝……不論我的等級和我的頭銜，都不是永遠釘在我身上的……你笑了，亞歷山大·華西里支？聽我的話，到彼得·費多洛維支一登極，他就會和腓特烈訂立同盟，不但如此，他還會派我和我的軍隊去幫腓特烈的忙呢。

【燻下去滾着蘇伏洛夫的耳朵】我們接到命令留個情面給腓特烈……

蘇 這個我想不通，柴哈爾·格黎哥里支……

車 呃，你今天有些頭腦不清，你該去問一下托德萊本。他會把一切把戲告訴你……

蘇 我不願意懂得。我不願意向托德萊本去請教這樣卑鄙的事。

車 噓，亞歷克夏！你對托德萊本不能這樣不客氣。戈脫里白·琴里却維支是個可敬的人！在彼得堡人家頂尊重他，你在他面前說話還是小心些好。

【托德萊本入】

哦，戈脫里白·琴里却維支！你來了嗎！我要走開一會兒。司令部的事要偏勞你一下。

衛戍兵安排好了沒有？

托德萊本 早有了。城裡已經秩序恢復，但是，柴哈爾·格黎哥里支，我覺得你好奇怪，城倒已經佔領了，可是納降的條件却没有起草又沒有簽字……

蘇【對車】對不起，總司令，讓我問一句話。城已經向勝利者投降了，除非是普魯士人誰需要這些條件呢？

車 不，不，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什麼事情都該寫得清清楚楚，要使得誰都找不出什麼毛病……

……戈脫里白·琴里却維支，請你親自處理這事吧……你和市長商量好，再給我簽個字就得了，當心，什麼都要遵照彼得堡的命令做……

【卡爾蓋遜入】

卡【向蘇伏洛夫】 俄國官長先生，尊旨已經奉行了。兵士們都很樂意【看到車尼雪夫和托德萊本】哦，將軍，光臨敝舍，真是榮幸得很。【深深地鞠躬】

【車尼雪夫和托德萊本傲然地點了一下頭】

托 市長吧？

卡 是，是，市長奧多·卡爾·馬利亞·卡爾蓋遜。

托 這兒是遠征軍總司令車尼雪夫伯爵……我是托德萊本將軍。

【卡爾蓋遜再鞠躬】

車 那麼，我要去了。戈脫里白·琴里却維支，我有要緊事。【向卡爾蓋遜】托德萊本將軍會和你談的。

卡【鞠躬】 榮幸之至。

托 我們提出來的條件是很苛刻的。

【卡爾蓋遜鞠躬。車尼雪夫走到門邊。蘇伏洛夫趕上去。】

蘇 請不要離開，柴哈爾·格黎哥里支。

【軍官入】

軍官【向車尼雪夫】 都準備好了，總司令！

車 真的？【向蘇伏洛夫】你看，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有緊急公事等着我去……【高聲】蘇

伏洛夫中校，當談判的時候你可以在場的！【車尼雪夫和軍官同出。托德萊本倚靠着椅背，

卡爾蓋遜恭恭敬敬地站在他面前。】

托 我們和城防司令馮·樂旭夫已經簽訂了一般的投降條件。其餘各點要包括在協定中和市長簽

訂。【卡爾蓋遜鞠躬】總司令命令我們要本城擔負一大筆賠款……兵工廠和彈藥庫要破壞！
【卡爾蓋遜默然】我們現在來談這一切條款。這是很費時間的……我們不想多麻煩這位青年朋友……他是疲乏了。又受了傷。蘇伏洛夫中校，可以退席！

【蘇伏洛夫遲疑了一下，於是向門口走去。】

請你告訴車尼雪夫伯爵不必勞他到這兒來了，我過一會兒就去見他。

蘇【在門口轉回身】是，我一定負責去找總司令。
托 很好。你可以去了，中校。

【蘇伏洛夫出。靜默。於是卡爾蓋遜忽然一變，他挺直了肩膀，用着高傲的態度，嚴厲地俯視着托德萊本，這時，托德萊本已經不是毫無忌憚地靠在椅子裏，而是坐得端端正正，面上的表情也不同了。】

卡 這樣……「少停」這樣……【一下子坐在對面的椅子上】你還有什麼話替自己解釋，托德萊本？

托【站了起來】我想說……情況……

卡 不要多話！「少停」不要找解釋！

托 卡爾。烏爾里支殿下的命令我已經一字不差的奉行了……

卡【尖刻地】彼得·費多洛維支不會這樣命令的……一定是你弄錯了他的命令。【他的拳在桌上猛烈一擊，極快地說了一大串德語，做着很激動姿勢，反復地說着彼得·費多洛維支的名字——卡爾烏爾里支。托德萊本用德語回話，顯然想替自己辯白。他從口袋裡取出一片紙，遞給卡爾蓋遜，後者仔細看過，問了幾句，托德萊本點頭承認，於是就在文件上作了幾點更正。】

卡 糟得很！多丟臉！你辦事優柔寡斷得可憐，真是個大飯桶！

托 但是請你原諒，先生！我已經用盡了我的力量的啊。

卡 這有什麼用，請問？我倒想知道，我們的靠山卡爾烏爾里支，就是彼得·費多洛維支，他給你直捷了當的命令究竟……

托 看上帝面上，卡爾蓋遜先生，不要失望！一切都會稱心如意的。

（車尼雪夫人。他發着氣。卡爾蓋遜立刻又擺上謙虛的僞裝。）

車 托德萊本將軍！

托 啊，總司令！我正想去見你……蘇伏洛夫沒有告訴你？

車 蘇伏洛夫中校說你要他離開這房間。你為何如此？我命令他在交涉的時候留在此地的呀！

托 請你原諒，總司令。我沒有聽到你的命令……蘇伏洛夫中校還太年輕，我想……

車 （向托德萊本，並向卡爾蓋遜斜了一眼）我想跟你談一下，將軍！

（卡爾蓋遜鞠躬忽離室）

你好像忘記了我是遠征軍的總司令！

托 不是，總司令，（畧停）但是我却忘記了告訴你（低聲）一個非常重要非常傷心的消息……

（畧停）聖彼得堡傳來的。（畧停）來源是可靠的……

車 什麼消息？

托 我們的女皇伊麗撒伯達，彼得洛芙娜……

車 哦？

托 （畧停）……病重。（畧停）她的病勢嚴重。（畧停，劃十字）沒有希望了！

車 你說的什麼，戈脫利白·琴里却維支，這不會是真的吧！

托 我們只有聽天由命！（畧停）但是恐怕不久，立刻就有向新皇彼得·費多洛維支宣誓效忠的危險。

車 不要這樣說。不要。

托 （嘆息，劃十字）這是上帝的意志啊！

車 天呀！會不會在新皇登位的時候我們還在柏林呢？

托 這不是不可說的，柴哈爾·格黎哥里支。我們必需儘快撤退。我們在柏林這裏，做事要非常謹慎。我起草納降條約的時候是想到這一頭的。

車 （靠着桌子坐下）給我看看。（讀）噫！……噫……噫（愕然）哈，這是什麼？調開衛戍兵？

托 這是免不了的，柴哈爾·格黎哥里支……人家的要求是這樣……我怕我們只有……！

車 但是，天啊，這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事呵！

托 我已經簽上了字。

車 （畧停）我也簽。但請你有機會向彼得費多洛維支關照一句，無論什麼事，我都是遵照他的意思做的。

（車尼雪夫簽字）

蘇 （正在這時入室）總司令！（驟然停止）

（車尼雪夫將文件遞回托德萊本。托德萊本退到室的另一端。）

蘇 總司令，我不了解，難道俄軍的大勝利就這樣的讓它落了空麼。你在做什麼，柴哈爾·格黎哥里支？

車 你還年輕，老弟。等你長大的時候，你就會懂得那種戰畧了，戰畧，這是問題所在。
蘇 (氣忿地) 我不願意了解，我決不該了解！在我面前，祖國的利益是唯一的戰畧。

(進來一位參謀軍官)

軍官 (報告總司令) 班長克洛普申請覓……

車 不，不，我有事……

(克洛普申出現在門口，軍官想攔住他，但被他推在一邊。)

克洛普申 (報告總司令) (看到蘇伏洛夫) 報告官長！德國人兇橫起來了！他們要趕我們出去滿

雨……他們說有過命令。

蘇 趕兵士們出去淋雨？

托 (向克洛普申) 沒有關係，弟兄。去吧，你替弟兄們搭起蓬帳吧。(克洛普申不走) 真的，真

的，……有過命令……現在去！

克 哦，怪不得這樣！

軍官 不要多話！(推克洛普申出，兩人轉入門後。)

蘇 在這樣的夜裏！把兵士趕出去！把俄國兵士趕出去！

(從開着的陽台門裏，可以看到兵士在大雨中離開房屋。)

車 我必須告訴你，中校……(卡爾蓋遜和他的妻在門口出現，門後傳出一個小風琴的愉快的音

樂。) 你真是個哲學家，我想！

卡 將軍先生們，官長先生！鄙人異備粗點，請諸位賞光。

托 哦，多謝厚意，一定奉陪！

(托德萊本和卡爾蓋遜出，車尼雪夫跟後，他在門口站住。)

專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蘇伏洛夫不理）中校！

蘇 我是一個軍人，總司令，我是和士兵們在一起的。（跨着大步忽忽離室）

（車尼雪夫聳聳肩，從另一門裡出去。風琴的曲調和雨打的聲音相和着。）

（幕落）

第一幕 寄宿者

(摩達維亞地方，伽泰鎮外郊。農舍中，泥磚地板，刷白的牆壁，一個火爐。一道門通走廊，另一道通內室。史蒂班尼達正和着粥糊做薄餅。她長得美貌、壯健，年紀不算輕了。普洛郭爾·杜巴索夫，是蘇伏洛夫的傳令兵，五十歲左右，正點着要洗的衣服。他穿着兵士的短外套。)

杜 這樣，那個晚上，我們弄得通夜在方場上淋雨。舊時的情形就是這樣。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時間過得真快。(畧停)我那時在柏林遇到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他看人是有眼光的，他……

史 普洛郭爾·德尼西契呀，現在你倒還是漂漂亮亮的……可是你們的那個將軍……

(內室的門開了，一位軍官出現在門檻上。)

軍官 (向門內) 你吩咐的一定辦到，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我們今天就送糧草到伊士麥去！……

……(關門，自言自語) 混帳東西！……

(杜巴索夫把披肩和帽遞給他，軍官忽忽離室。)

杜 是呵！史蒂班尼達·葉芙錫葉芙娜，現在我們到了你們這鎮上，我們要把秩序安排好。

史 就我看來却只有混亂。老是來來去去，一個人連擦地板都忙不過來……將軍，真的啊！我們從前也有過一個將軍。在我們的聯隊裡。他會打牌，會刺綉。

杜 有的人打好牌，有的人打勝仗。

史 這倒不錯。但是老實說，你們做房客的不覺有些討厭。

杜 (靠近史) 不要這麼說，史蒂班尼達·葉芙錫葉芙娜！你是講笑是吧，是不是？我們是安安

靜靜一對老頭兒，做些安安靜靜的事，常常有些客人來……

（忽然，通外面的門砰的打開，森索諾夫跳進室內。他腰身粗大得厲害，肩膀寬闊有力，面龐猙獰可怕。他後面跟着傳令兵格里式加。）

森索諾夫（聲音如雷）蘇伏洛夫將軍在那裏？

杜（攔住內室入口）恐怕你不能見他，先生。他正忙着呢。

（森索諾夫把披肩拋在格里式加臂上，扔了帽子，推開杜巴索夫，用拳在門板上猛打下；於是，不等裏面回答，直衝進去。杜巴索夫無可如何。大家幾分鐘不出聲。）

格里式加（翹起大拇指指着關着的門）我們就快要有餘火看了。啊！嗚！我們的發起脾氣來，那是擋不住的。

杜（傲然）算了，別神氣，小伙計……那個聯隊的？

格（揮來一下看。那是森索諾夫將軍——全軍總司令。）

史我看他是發了脾氣。

格他？（坐在史蒂班尼達身邊）聽我講，你都不會相信。他大發脾氣的時候甚至他擦自己的頭髮。願上天保佑！近來，你就不敢走近他。事情越弄越糟……

杜我們聽講過一些你們那邊的情形。

格你一點也不要相信！全是謠言，我敢賭咒。他們說我們軍隊裡的公牛都是神聖的，不吃草料也會活着。烏！你去找我，幾里路以內就是不到一條牛，它們全給我們吃了，肉不夠吃呀。

杜那麼大砲怎樣辦？你們自己拉着走？

格滾他媽的大砲！我們自己拖得起自己就算好了。

杜從伊士麥退回來的吧，你們？

格 是的，半途停下來。先是波登金親王命令撤圍，從伊士麥撤退。我們就退了。兩次通過爛泥地，又是下雨，又是泥。而後，你們的來了，就交給你們的指揮，現在他又要我們回去。於是，我們的發起脾氣來。——這是什麼意思，他說，難道他們拿我來開玩笑？我要他們嘗嘗森索諾夫的味道，我要……

森 （這時森索諾夫從內室出來。跌跌撞撞走到桌子邊，坐下。）
（停了一下，嘎聲。）水！

（他的傳令兵跳過水桶邊，舀出些水來。森索諾夫飲着。他的氣勢全消失了，於是他慢慢地站起來，一步一停地去向門口，不見了。格里式加抓起披肩和帽，忽忽忙忙追上去。一會兒後，他又出現在門口。）

格 好像是你們的把他訓了一頓。啊！唷！（出）

杜 算他運氣，這樣便宜了他。

史 便宜？難道還會倒算些？

杜 當然……（稍停）他發起脾氣來，可真叫你吃不消……

史 有這樣的事……不過看他樣子甚至不像個將軍呢！

杜 唉，史蒂班尼達·葉美錫芙娜！你不懂得，總司令波登金親王派我們到這裏。我們現在到了，一切事情都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們要攻下伊士麥要塞，告個結束。

史 伊士麥要塞！……你們攻得下？

杜 不費什麼事！（拉着她的下臂）你真是還沒有睡得呢，我和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是什麼人！沒有誰比得上我們。所以他們看重我們，所以他們尊敬我們！……（望着她的眼珠兒）真正的認識我們。因為我們是這樣的人，我們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打勝仗！

史 你真是個吹牛大家，普洛郭爾·德尼西契！當心，你要搞得滿身是粉了！

(有人敲門)

杜 噫，該死的東西……

史 進來呀！

(門口來了兩個兵。西尼爾尼可夫是個莊重的兵，上了年紀，格魯希可夫是個青年的粗腔粗調的後備兵，他們進來，劃着十字，猶豫不決地站在門邊，畧停。)

杜 怎麼？

西尼爾尼可夫 好啊，普洛郭爾·德尼西契！

格魯希可夫 敬禮！

杜 有什麼消息告訴我嗎？

西 沒有，先生。我們想和你談句話，普洛郭爾·德尼西契。

杜 和我？好呀……你們站在門口做什麼的……進來，請坐。

(他們進來，畧停。)

西 我骨頭痛，一定要下雨了。

杜 這是怎麼會事呢？

西 他們說去年秋天這兒的天氣乾燥些。(畧停)

杜 讓我告訴他吧。聽我說，他一定受不了那二百下軍棍的呀！

杜 那個？

西 (揮手要格魯希可夫站開一點) 等等。(對杜巴索夫) 是耶哥金，普洛郭爾·德尼西契……

杜 耶哥金？那是什麼人？

西 你記得麼……你和他是在一個聯隊服務過的……他參加了普魯士戰爭。維阿脫加聯隊……

杜 他的名字是不是叫伊凡的？

格 對的。伊凡。

杜 是凡加？（響停）二百軍棍？可是他現在在那裏？這裡？在那個聯隊？

格 在波洛茨克毛瑟聯隊裏。

杜 唉，多可憐！爲什麼呢？

西 離開崗位。

杜 怎麼會離開的？

西 他抓到一個怪處，一個土耳其兵。

杜 （站起來）和我一起來！

西 到那裡去？

杜 來呀，來呀！我告訴你……

西 但是你要帶我們那兒去呀……上天保佑！

杜 （拉住西尼爾尼可夫到內室門口，打門）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我可以進來嗎？

蘇伏洛夫的聲音：進來！

（巴索夫入室。西尼爾尼可夫跟進去，劃十字）

格 普洛郭爾·德尼西契真是好人！

奧 （給他一碟薄餅）剛剛今早晨出爐的。

（門開，索非亞·加鄰德尼可娃入室，衣裙繚繞。在她黑披肩下穿着舞裝。格魯希可夫

起立。）



索非亞 蘇伏洛夫將軍在那兒？我一定要見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史 請辭，小姐。普洛郭爾·德尼西契六忽兒就到。他會替你通報的。

索 我的事情很急呀！

史 西尼爾尼可夫從內室出來。

酒 狗格魯希河裏。我們快點！

史 在後邊向他們。我一定帶些薄餅到你們聯隊裡去。

索 請你對誰都不要說我會經過。

杜 出現在內室門口。你好，索非亞。派美洛美娜小姐。

索 美洛郭爾說告訴將軍我要見他。

史 哦，小姐，這三天這裏來往的人真不少呢。

杜 再出。亞歷山大·華西里支。萬事如意。但是他請你原諒，他現在不能見你，他正忙得

很呢。

索 哎呀！告訴他我從古杜卓夫將軍那邊來的，伊士麥的事情。

史 哦，那就不同一。

蘇伏洛夫的聲音 給她進來！給她進來！

史 索非亞進入內室。

杜 這位是他的女兒，她的朋友。

史 普洛郭爾·德尼西契，那個同隊的兵怎樣辦呢？

杜 不用操心，事情一落到我們手上，就什麼都會變好的。他忽然不說下去，貼着耳朵在門外

聽着。」

史 他們在裏面談的什麼？

杜 杜巴索夫搖手叫她不要開口。

史 那麼你倒可以貼着耳朵偷聽，呃？

杜 唉，那不同呀。我們是信得過的人……

史 又聽什麼？不攻伊士麥，那些鬼又在我們的背後

搗亂……

史 那些人呀，普洛郭爾·德尼西契？

蘇伏洛夫的聲音 普洛希加，拿靴來！

杜 杜巴索夫抓了靴送進室內。」

索 對誰都不要說我來過，記住，對誰都不！

史 正在這時候，門開了，門口出現托德萊本和他的外甥福格爾。托德萊本現在是退驢了

，變成個肥胖孱弱的老人，福格爾是個長脚的花花公子。加那德尼可娃退後，裹起斗蓬。托

德萊本鞠躬。福格爾脫帽。不過一下子索非亞便不見了。

福格爾 索非亞·加那德尼可娃！

史 是她在嗎？索非亞到這兒來做什麼？

史 向史帶班尼達 告訴我，嫂子，將軍可在家嗎？

福 向托德萊本 舅父，我跟索非亞去。

史 笑話，米希兒，跟我來！

史 走向內室門

杜【自內室出】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正忙着。他不能接見你。

托幫幫忙，朋友，告訴他托德萊本到了。

【內室門開了一條縫，一雙靴飛出來。托德萊本剛來得及跳後。福格爾跳在一邊。】
蘇伏洛夫的聲音，流氓！還沒有擦！

福哎呀！

【杜巴索夫檢起靴，開始擦靴。】

托噫，那麼多灰塵。【走開些】喂，朋友，麻煩你進去告訴將軍說托德萊本和他的外朝馮·福格爾男爵在外面。】

杜【倏倏然】等我拿靴進去的時候再告訴他。

托快些，老朋友，【向福格爾】很久沒有見到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了……他一定會老得多了。但是以前他是個很漂亮的傢伙呢！唉，的確，歲月無情催人老……以前我們是老朋友，你知道！

【杜巴索夫唾些口水在靴上，使勁地刷。】

福那個傢伙一定醉了！

【杜巴索夫把靴子送進內室。】

托向杜巴索夫，朋友，不要忘了，托德——華——本。
杜我們從來不忘掉甚麼。

【門砰地關上了。】

托【向史蒂班尼達】請你告訴我……嫂子……那位小姐常常到這兒來的嗎？
史將軍到了這兒三天所有許多兵士軍官來見過他。但是沒有什麼小姐們來呀，我想不起呀，先

生。

願 想想看，我們在這處碰見子的索非亞·派芙洛萊娜……
史 你真的碰到嗎？奇怪極了！我竟沒有注意到有她呀！

【杜巴索夫入】

托 來吧，米奇兒！

杜 對不起，我不能讓你過去。

福 我猜得不錯，這傢伙醉了！

托 【向杜巴索夫】你一定瘋了，朋友！給我通報將軍，說托德萊本來了。

杜 我已經告訴他了。

托 那末他說什麼？

杜 他說：「哦，托德萊本……」

托 怪了……嗯，我想我們最好等一會吧？

杜 隨你的便。

蘇伏洛夫的聲音：「普洛希加，拿我的披肩來！」

【杜巴索夫取披肩，進內室。】

福 舅父，不行！我是一個俄國的作家！這樣的接待我不慣。我嚴重抗議！

托 你娶米奇兒，鎮靜些，一切由我料理。【忽然高興地】來吧，米奇兒！【走到門邊，敲門

。沒有回音。他又敲得響些。】

【開門，杜巴索夫出現，托德萊本毫不客氣把他拖在一邊。

淋 好，好，你要進去就進去，我不來阻攔你。

【托德萊本把門開得畢敞，門內可見到書桌上堆着紙；一條板凳，一個閉着的窗。托德萊本進去，後面福格爾跟着。】

福 可這兒沒有人呀！

托【轉身】 活見鬼！將軍在那裏呢？

杜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請你原諒，他有緊要公事，忽然出去了。

托 你胡說，流氓！他怎樣出去得呢。沒有第二道門呀！

杜 那麼他大該是從牆壁裏鑽出去的了！

福 舅父！窗子！

托 什麼！將軍？不會吧！

【托德萊本和福格爾從內室出，碰地關上門。畧停。】

托【假裝開心】 哈——哈——哈！我看，他仍舊是個滑稽家！

福 滑稽家，的確！舅父！

托 我知道，我知道他在那裡。來吧，米奇兒！他見王爺去了！

【兩人忽忽離場，門跟着大聲地關上了。】

史 那麼，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是怪將軍，真的！

杜【擁抱住她】 史蒂班尼達·葉芙錫葉芙娜，你看，我早跟你說了的呀……

【幕下】

第二幕 不速之客

【伽賽鎮·波登金宮的會客廳。配着邊省的浮華裝飾。在金色的籐蓆和花圈之間，粗織地畫着戲謔的愛神。一條拱道通到舞廳，那裡有一對對男女慢慢踱着，他們厭倦到極點。樂師不知在何處調着樂器。在會客廳的一張有靠背的長椅上兩位公主坐着：陶戈羅加亞公主和卡卡琳娜公主。】

陶戈羅加亞 耐心些，心肝，耐心些。

卡卡琳娜 等待甚至比跳舞還容易使人疲倦……哦，沉悶得多麼難受！

【索菲亞在衆客中出現。】

陶【向卡卡琳娜】 你說得有理，寶貝，不過實在說來也不能怪王爺，王爺就攔了跳舞會，一定有理的。王爺……但是，親愛的，這個秘密我真不敢告訴你，……王爺今晚上還替我們準備着一個驚人的好消息呢……只要軍事會議一結束……

【索菲亞走近陶戈羅加亞。】

索【有些煩惱的樣子】 公主，麻煩你，請問那個會議還沒有開完嗎？

卡 是啊，我們實在不能等到它結束了……

陶【向索菲亞】 不要緊的，寶貝，一會兒就過去了。等會議一完……

索 嗟呀！「厭惡地走開。」

陶【向索菲亞背後】 索菲亞，寶貝，你老太太找你……

索 多謝你！【混入客人羣中。】

陶【用望遠鏡】你想得到嗎，那樣的人做男爵夫人？

卡 不知道男爵看中了索菲亞那一點，我不懂！

陶 錢吧了，心肝。錢就是她獨一無二的好處了。

卡 你說今晚有驚人的節目？

陶【書室的門開了，羅登巴黑上校急忙出來，身材細小，舉動迫促。】

陶【喊】羅登巴黑！

卡 愛米兒·伊凡諾維契！【向他招手，羅登巴黑趕過來。】會議結束了嗎？

陶 有什麼決定？

羅【口吃吃地】謝天謝地！王爺決定不要襲擊伊士麥！

卡 那多好啊！那末就是說，我們今晚上還是跳舞！

陶 真是個偉大而聰明的決定。【向卡卡琳娜】我們老等老等，有了報酬了，心肝，是不是呢？

羅【口吃吃地】都是古杜卓夫不好！會議給他拖了很久……最簡單的事他都不了解……總是

懷疑着什麼事，每件事都要向他解釋十幾遍……

【古杜卓夫從畫室中跳出來，後面跟着威斯特法倫。】

威斯特法倫 米哈爾·伊拉利奧諾維契！米哈爾·伊拉利奧諾維契！不過是你不願意了解吧了！

你不要反對王爺。我勸你，爲了你自己打算，還是在決議案上簽個字！

古杜卓夫 什麼議決案？我不懂你講的什麼。我並沒有參加什麼會議！

威 沒有參加？那麼，對不起，坐在我旁邊的是誰？

羅 是啊，是誰？

古 那樣的東西你當它會議？蘇索諾夫已經從伊士麥招了回來……古多維契已經在路上……你們

就不願意聽一句反對的意見……也不召蘇伏洛夫來參加……
就是沒有蘇伏洛夫，有你一位就已經够麻煩了……

【森索諾夫從書室出來，穿着和第一場同樣的服裝，陸軍制服。】

森諾夫【向古杜夫】一場糊塗！準備着襲擊要塞——來一個命令叫撤退；你撤退了，他們又把你送上去！，惹什麼鬼！好吧，我想，我們就服從命令，再回轉去吧，但是不對，我們似乎又做錯了！【向威斯特法倫】你們倒好，這裡有跳舞會，有酒席，有半身赤條條的孩子們陪你跳舞……但是軍隊的弟兄們衣衫襤褸半飢半飽。他們是停在半路上……够了！管他的！也讓我們來開開心！【大踏步進舞廳。】

羅【口吃地】諸位太太，諸位先生！王爺來了。

【當波登金親王出到書室門口時，客人們頓時生氣勃勃，將軍們跟在親王後背。】

波登金【對蒙客】怠慢了，諸位太太，諸位先生！國家大事不得不先打理！現在我很高興，我可以替各位效勞了。【走到古杜卓夫和威斯特法倫那邊去】還是討論着軍事？

羅【向波登金，口吃地】都是古杜卓夫不好。

波【向古杜卓夫】好朋友，議案已經通過了，你知道我的習慣的，翻案我是不便的。【走過陶戈羅加亞那邊去】哦，公主，說服十個聰明人倒比說服一個頑固的將軍還容易得多了！

陶親愛的，有你這樣明朗的見識和細緻的做法，就蘇格拉底自己來也要折服的！

波哦，公主，如果溫柔 and 嫺雅的女神，現在還在巴那蘇斯山裏，她一定要把你做她的模樣。我來這裏的時候，以為摩達維亞一定是世界上最乏味的地方了，不料找到了一個真正的極樂

世界——找到了Versailles（凡爾賽）！

波如果我們的小小的節目會中你的意，我就高興極了。節目是一個寓意的列隊表演和明奈娃女

神之舞。
陶那多麼動人呀。

波【荷羅登巴黑】上校，招待。

古【索非亞】羅登巴黑遇，波登拿給一批太太小姐花。花公子和穿制服的人們包圍着。索非亞走近古

索【索夫】附的事已經做了。米哈爾。柯拉利奧諾維契。

古【索非亞】太遲了。會議已經完了。

索【索非亞的母親加羅德尼可娃從舞廳出。】

加【索非亞】但是亞歷山大。華西里支就快到了。

加【加羅德尼可娃】看到自己女兒。索夫式加，心肝，你到那裡去了？我到處找你。

古【古杜草夫走開。】

索【索夫】來呀，來呀，我的美人兒……男爵在那裏呀？

加【加羅德尼可娃】我不知道。我沒有看見……

加【加羅德尼可娃】我不是告訴你要跟他住，不要讓他離開你的眼睛。假如你不留神，你的幸福會從你手裡溜走

索【索夫】媽……我怎麼辦呢……我不喜歡他……

加【加羅德尼可娃】胡說八道！他是個男爵——你一定要愛他呀……

索【索夫】媽，我要嫁給軍人……我要丈夫是英雄……

加【加羅德尼可娃】你是個小傻瓜……

波【波羅索夫】諸位太太諸位先生，請到舞廳去！我們先慶祝理性和智慧的女神明奈娃。在我們

的偉大的女皇神聖的統治下——理性和智慧照耀着俄羅斯帝國的大道。明奈娃請進！

【在拱門後面出現一班僕役，穿着甲騎兵制服，極大的領圍，黑帽子上圍着羽毛。他們搬進一條摺攤的地毯，他們把地毯飛快地攤開，從門邊直到大廳深處。客人們靠緊在地毯的西邊。】

樂客

我在彼得堡曾經見過她，她是個很出色的舞手！是的，是的，她真是引人入勝！

【陶戈羅加亞和卡卡琳娜，仍舊和波登金坐在靠近拱門的地方。古杜莫夫站在對面，似乎站得遠一些。廳裡燈燭輝煌。樂隊奏着勝利進行曲。廳門開時，蘇伏洛夫出現，報按簡單撲素，高統靴，布馬甲。稀薄的灰髮蓬鬆。蘇伏洛夫受到這意外的招待，非常奇怪，四面張望，沿着地毯一直走過來。賓客們也莫測其妙。祇聽到全堂低聲講着「蘇伏洛夫」怎麼，是蘇伏洛夫！】太太們和公子們舉起了望遠鏡。】

陶
他從那裡來的？表演全給他弄壞了！

蘇伏洛夫【走近】。這極大的排場！我一點也沒有想到有這樣的，面子……

波【不自然地停了一下之後】。馬斯代替了明奈娃！倒是尊貴的代替人！【走過去接蘇伏洛夫】你好，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歡迎貴賓！你把明奈娃的鼻子弄歪了些……但是，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你來得正好，有彼得堡最好的舞手在這裡。

蘇
王爺，我不是來參加跳舞會的！我有緊要的事請示。【暫停】

古【低聲向蘇伏洛夫】。殿下已經決定不放伊世麥。

蘇
好主意。難道我們用屁股來做退？

波【皺眉，向陶戈羅加亞】。固執！【走開到一羣客人中去。】

古【向蘇伏洛夫】。我沒辦法，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我儘量拖長時間，不給會議結束……我做

了傻瓜。放過，我只能儘量把它拖延罷了。

沒有關係，米哈爾，現在還來得及。

王爺對於這擊退伊士麥的主張，毫不躊躇，而威斯特法倫也附和着。他盡力勸阻他。這要怪威

斯特法倫。

王爺會把國家在跳箱中就安了，倒要我們一聲不響地看請！你看。【向波登金走過去。】

波登金：爲什麼你要我們到加賽來？

威歷山大：華西里支，朋友，你很清楚爲什麼的。

是約！來攻打伊士麥。但是爲什麼你的主意又變了？

我從沒有改變主意，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我們需要打下伊士麥，……當時候來到的時候。

我們已經把這件事仔細想過，從各方面討論過，我估量最好是把進攻延遲到春天。太遲了。

而前一個春天，如果我記得不錯，却是把進攻延遲到秋天……

不過你自己應該想想，亞歷山大。華西里支，請說對我們不利那軍隊已經精疲力竭，冬天

快要到來，情況是最壞不過了。固多維契的軍隊連彈藥都沒有，……亞歷山大，伊士麥沒有糧食，

麥索諾夫的軍隊陷於……困難的境地……但是這些話還用着我再講麼？

真的好，一切都不是很明顯嗎？

【對衆客。】精敏太太和先生，這種乏味的談話一定使各位討厭。或許你們還是到舞廳去的好

那裏表演着音樂。

這真可惡！向衆客。我請求各位太太先生們原諒，我暫時不能奉陪。

【衆客憤感。】

王爺對這個傢伙這有耐性的戲演不慣。

【王爺走開。】

【王爺對這個傢伙這有耐性的戲演不慣。】

【王爺走開。】

【王爺對這個傢伙這有耐性的戲演不慣。】

【王爺走開。】

【王爺對這個傢伙這有耐性的戲演不慣。】

【王爺走開。】

【王爺對這個傢伙這有耐性的戲演不慣。】

【王爺走開。】

【王爺對這個傢伙這有耐性的戲演不慣。】

【王爺走開。】

【向破登金】森索諾夫的軍隊情形不好，我知道的。他的隊伍陣縮拉長了，他們正把牛殺掉，砲隊也移不動。是，情形相當壞。【向森索諾夫】我已經命令柏拉托夫找馬匹給你們拖砲。食品已經送到，你們趕快把砲發射。我親自看着送餉……伊士麥是勢在必攻的，不要不借任何犧牲把它攻下來。

【蘇斯大】華西里支和當然，沒有疑問的。你的軍事經驗，你的才幹，你的果斷，對軍隊是好的。各位應該學亞歷山大。華西里支的榜樣！【向蘇伏洛夫】但是在這個時機奪取伊士麥却未免是不謹慎的嘗試。請看，一切都隊都消滅了，弟兄們疲乏了，士氣消沉。對每一個人來說，說你可以問：【蘇斯大】蘇斯法倫，究竟是什麼情形？

【蘇斯大】那一位軍官有這個名字？我恐怕記不起來了。【蘇斯大】蘇斯法倫，你認得耶哥金嗎？他在你部隊裡服務的。【蘇斯大】但是，我認得，他還是一個很好的兵，很忠實的兵。他全身有了十個傷疤。【蘇斯大】那應該給他個獎章。【蘇斯大】我以為他已經死了。【蘇斯大】蘇斯法倫，你認得耶哥金嗎？他在你部隊裡服務的。【蘇斯大】但是，我認得，他還是一個很好的兵，很忠實的兵。他全身有了十個傷疤。

【蘇斯大】蘇斯法倫，你認得耶哥金嗎？他在你部隊裡服務的。【蘇斯大】但是，我認得，他還是一個很好的兵，很忠實的兵。他全身有了十個傷疤。【蘇斯大】蘇斯法倫，你認得耶哥金嗎？他在你部隊裡服務的。【蘇斯大】但是，我認得，他還是一個很好的兵，很忠實的兵。他全身有了十個傷疤。

【蘇斯大】蘇斯法倫，你認得耶哥金嗎？他在你部隊裡服務的。【蘇斯大】但是，我認得，他還是一個很好的兵，很忠實的兵。他全身有了十個傷疤。【蘇斯大】蘇斯法倫，你認得耶哥金嗎？他在你部隊裡服務的。【蘇斯大】但是，我認得，他還是一個很好的兵，很忠實的兵。他全身有了十個傷疤。

波 好吧，就算你講得對，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不過還有政治條件要考慮的呀！你自己也清楚的將軍。我們和瑞典人剛構了和，英國人和普魯士人就開始威脅我們了。

蘇 戰事真對！老爺！

波 而在歐洲，波蘭人正受着鼓勵來和我們作對。

蘇 他對呀！格羅里茂里·亞歷山特洛維契！

波 他對呀！格羅里茂里·亞歷山特洛維契！

蘇 如果我們不能攻下伊士麥，那就天啊！——他們會從各方面來攻打我們……英國人，普魯士

波 火，波蘭人……

蘇 很對，格羅里茂里。亞歷山特洛維契，因此我們就必須攻下伊士麥，不得有誤！這就是一舉而

定天下。這是我們對祖國應盡的責任。

波 托德萊本和福格爾出場，擠進大廳裡。他們瞥見蘇伏洛夫。托德萊本輕輕地溜進會客

廳，福格爾留在大廳裏。

波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完全不是這個……依照軍事科學，強襲的一方必須有兩倍於對

方的實力，但這裏我們的敵人，却有兩倍於我們的實力，這那裏行？

蘇 當然不是站着弄弄大拇指就行的。戰爭決定於技巧，不是決定於人數。

波 軍事科學上還沒有先例。

蘇 什麼事情總有個第一次。

波 但是，嗚嚶……讓我們問一個戰事家吧，讓我們問問威斯特法倫……你的意見怎樣，將軍，

我們攻得下伊士麥嗎？

威 〔暫停之後〕 蘇伏洛夫將軍提出了一些極有趣味的理由。假如蘇伏洛夫將軍對於這個行動能

够負責，我以為伊士麥是可以……並且必然攻下的。

【大家都驚奇，托德萊本上前一步。畧停】

波 這樣嗎……威斯特法倫……嗯，我料想不到……

古【向旁邊蘇伏洛夫】我也沒有料到……

森 王爺！如果攻下了伊士麥——勝利是你的，如果不成功了——失敗是他的。

古【將軍們慌張】

伊士麥是必須襲擊的。

將軍們！必須的！

伊士麥必須襲擊！

波 注意，各位先生……我再也沒有預料到……會議上已經有了決定的呀，勝利是光榮的……但是不成功……失敗……【他毫無辦法地從一個望到另一個】好吧……好吧……【他眼睛落在

羅登巴黑身上】上校，你以為怎樣？

羅【口吃吃地】王爺，明奈娃等着呢……她冷得發抖了。

明奈娃……不怕醜，上校！我們已在這裏決定國家大事，你……好吧，諸位先生，如果……

不，我到底不能答應。

蘇 我負全責，王爺！

波 你沒有把我們的力估量得太高嗎，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不好讓志氣埋沒了理性啊！

蘇 王爺，志氣是軍人的美德。而俄羅斯軍人的志氣只會增加我們女皇和祖國的光榮。

波 很好，或許是這樣，但是你，你是否相信絕對有把握。

蘇 絕對！

波 注意，我不作最後批准。你必須注意當地情形怎樣。如果你的意思還是沒有改變，那就跟擊伊士麥！讓上帝作你的裁判吧！

蘇 格里戈里，歷山特洛維契！多謝你的恩惠！

波 來吧，諸位。讓我們把命令寫起來。【走進書室去，將軍們隨後】

羅【向古杜草夫，口吃吃地】：很聰明的決定。不過這次千萬不要再辯論了。

【波爾舞曲表着。跳舞已經在舞廳中開始了。】

托【追上蘇伏洛夫】：亞歷山大·華西里支！親愛的朋友……是我，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托德萊本……【拉住蘇伏洛夫的袖子。】

蘇 你要什麼？

托 我請你幫忙，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蘇 什麼事？

托 我以退休的老將軍的資格，並且又深知你仁慈的心腸……

蘇 請簡單些。

托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我有一個外甥。或許你已經聽說過……就是米夏·福格蘭，對於你的軍專天才崇拜之極！

蘇 還有呢？

托 米夏是個文人……他一心一意想把偉大軍人的輝煌的歷史記錄給後代……

蘇 不過你究竟要什麼？

托 請你用他作秘書或者……

蘇 你的外甥？來做我的秘書？萬萬不行！【他劃個十字，很快地消失在門後。】

托 啊，這樣！

福 福格爾和索非亞一起在門口出現；看到托德萊本，他離開索非亞，忽忽走向舅父那裏去。

福 他不睬我們！

托 不要管……

福 但是多麼沒有面子……

托 托德萊本假裝的好脾氣消失了，他極嚴厲地說：

「米奇兒！當你追求着一定目的的時候，沒有什麼面子不面子的！」

福 走近福格爾：「米奇兒，你約了我這時候和你一起跳舞的呀……」

古 古杜卓夫和威斯特法倫從書室出。

古 這樣看來，十個將軍畢竟能說服得一個聰明人的！

蘇 從書室出，摺着命令，向古杜卓夫：「朋友，就使王爺是從來不改變主意的人，我們還是趕快到伊士麥去吧。」

托 急忙走向威斯特法倫：「他不願意用米奇克。」

威 走近蘇伏洛夫：「作家福格爾想得很不錯，他想替金蒲恩、羅姆尼克、福克鄉……各地的戰勝者的生活編個年譜……」

蘇 他什麼事情都沒有忘記罷，我看……

托 托德萊本拉了福格爾的手，帶他到蘇伏洛夫面前。

蘇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這個是福格爾，我的外甥。

蘇 一個漂亮的小鳥兒，真的！一隻鸚鵡，啊，一隻鸚鵡！他的頭怎樣梳法的呀！

威 那是時式的粧扮，巴黎理髮師白柔安的發明。叫 / orfure a la pigeon • [YXY] [Y]

Y 力 Y 勺 (X L)

蘇 妙極了！用來掃牆壁倒不錯！

【索菲亞作要離開的樣子。】

托 索菲亞！寶貝！不要離開！

【蘇伏洛夫也注意到索菲亞。】

蘇 索夫式加……你去那兒，孩子？你看看這個醜怪，這個彼得堡的飯桶你覺得怎樣！

索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福格爾男爵是我的未婚夫！

蘇 你的未婚夫！【不好意思的停頓着。】噯，噯，我這個老頭兒多糊塗，噯，噯，弄錯了

。【他不能自制的大笑起來。】是啊，假如我的娜泰夏也帶一個那樣的稻草人給我，又怎樣呢？……【向索菲亞】請你原諒，親愛的，【向福格爾】你有個可愛的新娘！

威 一對優美的夫婦！……亞歷山大·華西里支，這位青年作家你帶去吧。他寫作的風格很不錯。

蘇 很好，威斯特法倫，我照辦。所謂以德報德，今晚承你幫忙。【向索菲亞】我可以帶你未婚夫去嗎？只看你的意思，孩子……

索 一切都是這材料想不到的……那我再快樂不過了。

蘇 那麼，就這樣吧……不過，把你的假髮留下。那班兵士會取笑你的。我想一下，你有馬嗎？

福 我們可以找一匹給你。我們過一小時鐘就出發！【大步離室。】

福 怎麼？過一小時鐘就出發！

托 好極了，米奇兒！

索 你去打仗了……你會變成一個英雄……我多快樂，我替你多高興……【她牽着他的臂膀。】
福【心慌意亂地】 是的，是的，我也常常夢想着做一個英雄的……【兩個人同下。】
托【抓住威斯特法倫的臂，把他拉在一邊】 弗里特烈希！你一定瘋了！你怎麼會擁護蓋伏洛夫
的？
威 放心，【畧停】伊士麥要索不是襲擊得下的，讓他去送死吧！

【幕落】

第三幕 伊士麥之夜

【營火的紅光通過黎明的灰霧閃耀着。俄國軍隊露營在伊士麥要塞外圍。前面隱約看到蘇伏洛夫住的茅屋的輪廓。在附近山崗上顯着加農砲的側影。遠處傳來流彈噓噓的聲音。兵士們不動地圍住營火坐着。他們唱着悲涼的俄國腔調。普洛郭爾·杜巴索夫和傳令兵格里式加，在茅屋外側圍着營火的士兵中間坐着，福格爾亦在這兒，他用望遠鏡注視着遠處。在另一堆火週圍，坐着老人西尼爾尼可夫，格魯希可夫和紅面孔的鬍子兵加里奴式金。突然加農砲音聲一響，嚇得福格爾跳起來。】

格里式加【向福格爾】加農……
福 是的，是的，我知道。

格【向福格爾】官長，從前在我們聯隊裏有一個兵，名字叫科斯脫立克，他身材是和你一般高。不過，官長，說來你不相信，他頭一仗就給加農彈打死了。

福 老鄉，你撒謊。
格 不是撒謊，是真的。

【福格爾退】

杜【向格里式加】爲什麼唬他？

格 如果他是個怕死的傢伙，讓他回家去得啦。

【有一個兵笑了。遠處史帶班尼達在叫賣：「一個子兒兩，一個子兒兩，新鮮甜包，真好味道，出爐的饅頭，要買動手！」在遠處的火光中，可以看到史帶班尼達走近來。兵士們齊擁來買她的東西。】

史 新鮮甜包，鮮甜饅頭！一個子兩枚，要買快快！

西【轉身向格里式加】怕死？你說。那麼，我是一個老兵；托了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槍，但是總還一樣！每次大戰之前我總穿土作乾淨襯衣，禱告上帝，我儘願給砲彈打死，但是不要給刀砍死。人總是不願斃死的，我們這些人都很怕死。

【史帶班尼達走近杜巴索夫，把籃放在地上。】

史 你問過沒有？他怎麼說？

杜 這幾天你都沒有辦法跟他講話。他總是說：「先打下伊士麥，再談婚事。」不過我們究竟幾時攻打伊士麥？現在他忽然又想到訓練起士兵來了。過來，給我們一個饅頭！【取了一個】我給你找了些克伐斯水來了，普洛希加。【把克伐斯水倒入一個大口盅內。】

【另外一個加農炮轟然一響，引起好大的回音。】

哦！哦！呼，吉命添美娜老婆婆又打噴嚏了。

【茅屋的簷簷門移到旁邊，蘇伏洛夫出。他穿着兵士的短衣。後面跟着些將軍和軍官。古杜卓夫和齊索諾夫亦在其中。】

蘇 完全停止發擊，停止砲轟。把這命令傳給砲隊。

【軍官中有一位敬禮，退。蘇伏洛夫一出現，圍坐在營火邊的士兵中引起一陣驚動。】這個佈置是很明白的，應該向各聯隊的弟兄們解釋清楚。每個兵都要了解自己的動作。我們等雞「啼就開始。」【握齊齊諾夫的手。】上帝保佑你，齊索諾夫……當心，切不要失了理智。你實在大胆了些。直撞不算勇敢。死得不要並不是名譽。

森 呃，亞歷山大，華西里亥。命運神是個呆婆。

蘇 或許是這樣，但是你自己不要做個傻瓜。

蘇 森索諾夫退。

蘇 在他後邊喊：「當心；不要弄暈。」

格里式加「神氣沮喪地站起」：「再會，朋友們，鼓聲已經停了。」【追上森索諾夫。】

一個兵「格里式加在背後喊」：「如果你怕死的話，回你的家去好。」

蘇「向古杜卓夫告別」：「祝你好運氣，米哈爾。願你和舊時一樣的英勇。你的披肩實在太薄了。」

蘇 應該我一件厚的穿。

古 伊士麥再見，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古 上帝保佑你，各位朋友。該是去的時候了。

蘇 將軍們和軍官們退。

蘇「向古杜卓夫」：「等一下，米哈爾。伊拉里奧諾維契。等一下！我這裡委你做要塞司令。」

古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我不懂你的意思。

蘇 伊士麥要塞司令。我們很快就進伊士麥了，對不對？如果我們這次計劃不成功，蘇伏夫就

死在要塞的牆脚下，而古杜卓夫和他一起。

古 這是榮譽的任命，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我感謝你。伊士麥將屬於我們，你的佈置就是證明。

蘇 你一來加強了我們三倍力量。每個兵都覺得自己能夠作出奇蹟……

蘇 笑話笑話，米哈爾……

蘇 稱格爾出現。他見到蘇伏洛夫，很快地走上去。】

蘇 原諒我，亞歷山大。華西里支，倒不是無聊的好奇心打動了我……是爲了傳記……

蘇 你要什麼？

福 從各方面看來，我們正準備擊伊士麥。但是殿下今早晨派了個使者來，說除非我們有勝利

的把握，就不要冒險進攻……

蘇 我們有把握，我們已經冒險了。

福 向一邊，那麼緊急的關頭來了！多可怕……「退」！

蘇 向古杜卓夫，去吧，上帝保佑你！「握手，擁抱，吻他。」

福 古杜卓夫退。

西 時機到了，我說。真的時機到了……這樣一進一退一前一後，像着答答兒家似的……

我，一世沒有見過這樣的，現在夠了。

加里 奴式金，但是攻擊是危險的事，兄弟。你知道，很容易死了的。

西 如果你怕死，你就難活了。

加 但是禱告上帝不要給刀砍死的，不就是你麼？

西 無緣無故的死是笨的。假如是個小嬰孩，那生死反正都是一樣，但聰明些的人就不應該死。

還有事業要做呢。但是，假如担仔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問題就不同了，死也不能阻止我

們。只管向前衝，不要把眼睛遮住子彈。

蘇 走近人堆，說得好，朋友！說得好，死也不能阻止我們……坐下來，弟兄們，坐下來……

是的，西尼爾尼可夫，你是對的，不過你還是應該分一只眼睛看看子彈，子彈是瘋子，他們是

不知道飛到那裏去的，要我們自己當心。

加 起身，我的名字是加里奴式金，總司令。

蘇 熱情地，是阿，加里奴式金，還有你那個老搭當呢，那個紅頭傢伙，……奧格涅夫？

加 奧格涅夫，給打死了，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蘇 唉……給打死了……願上帝給他靈魂安息！【劃十字】

史 【史蒂班尼走近蘇伏洛夫，帶着籃子】
吃一點吧。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蘇 脆餅嗎？

史 今天是饑頭和甜包。

蘇 【管甜包】 有些酸。你不應該拿這種東西出來賣……

史 酸？那裡，再甜沒有的了。人家買我的甜包去辦婚禮呢……那裏，我的甜包……
蘇 婆子！不許出聲！

【波登金派來的一個軍官出現。】

軍官 【向蘇伏洛夫】 喂，老娜，不要跟婆子混了，告訴我你們的總司令在那裏。

蘇 唉，這一定是來找我的了……一定是王爺那邊來的，我敢担保！是勸我不要進攻伊士麥的條子吧？

軍官 不得無禮！閉嘴，傢伙！領我到你們的總司令那裡去！蘇伏洛夫將軍在那裡？

蘇 天曉得！他大概喝醉了罷；在什麼地方的樹底下吧……

軍官 混蛋，流氓！我要教訓你！舉手打蘇伏洛夫。【蘇伏洛夫跳在一旁，史蒂班尼達插進他們中間。】

史 不要動手，先生！不要發脾氣……你不知道……

蘇 【打斷她的話】 你多什麼話，倒不如帶這位大官到蘇伏洛夫將軍那兒去好了。

史 到蘇伏洛夫將軍那裏去，他會在什麼地方呢？

蘇 在砲隊過去些的地方。差不多離開此地三英里遠。

史「停一下之後」很好，我帶他到三英里遠的地方去吧。

蘇「對了，你最好是這樣。」

史「先生，這還走。」兩人出。幕停。」

蘇「你做得真好，史蒂班尼達！」大笑。」

蘇「向杜巴索夫」一個好婆娘，普洛郭爾！一個靠得住的女人。你應該和她結婚，你的確應該

。「向兵士們」喂，弟兄們，我們不久就要給敵人一次大規模的奇襲……在主人夢都還沒有

夢到招待我們的時候，我們已經坐在席上了！

加「總司令，亞歷山大，普西里麥。」

蘇「什麼事，加里奴式金？」

加「軍隊跟我要來的時候，平常都是集中在主要的一點的……但是在這裏我們却分散在四圍……

蘇「加里奴式金，你講得對。我們是準備從各方面向要塞進軍，土耳其人不知道先打退那一方面

的好；而我們却知道他的弱點的。我們中間有一位孤住了一輛土耳其兵，我仔細盤問過他

。伊士麥有一個弱點，靠多腦河……土耳其人沒有預防到，我們要用最大的力量攻擊這一點

……在他們還來不及叫聲「噯喲」的時候，我們已經在他們頂上。」大笑「我們要打破城門

，四面八方的進去。」

西「不過，你看這個要塞堅固，亞歷山大，普西里麥，城壕那麼深，城牆那麼高……

格魯希可夫，就是一個青蛙都跳不過這座牆！」

蘇「你說什麼？一個青蛙跳不過？」

格「難為情地」我們這裏有這樣說法。

蘇「一個青蛙跳不過……不錯，這話句不錯。」蘇伏洛夫在營火之間走開去，當他走過，兵士們

都起身向他歡呼。他爬上山崗，站在頂上，他全身給營火和火把照耀着。一切肅靜。」

蘇 敬禮，弟兄們，勇敢而光榮的朋友們，我的同志們！

「士兵們齊聲叫道：『敬禮，亞歷山大·華西里支！』現在，幫你們的老統帥想過去的事情吧，弟兄們！你們中間，誰在去年和我一起，在羅姆尼克的海邊作戰的？」

「暫停。於是有許多人一齊喊着，湧起巨大的聲浪：『我們和你在一起。』」「我們打了土耳其人。」「我們在羅姆尼克的海邊作戰。」「

幹得好！英雄們！好朋友們！誰和我在一起，上次出征土耳其的？誰在科茲羅德粉碎了阿伯德爾·列薩克的？誰在希爾索伐建過功勞的？誰攻下了杜都加拉的？」

「蘇伏洛夫每問一句，就有一批兵士回答：『我們在科茲羅德打了仗！』」「我們是在希爾索伐的。」「我們攻下了杜都加拉！……蘇伏洛夫越往前講，回答的人越減少。」「

還有誰在十九年前幫我打败了波蘭國王的？」

「有幾個聲音說：『我們和你在一起。』」「我們給糧吃敗仗上！』」

現在再告訴我，誰在三十年前，和我打垮了百戰百勝的腓特烈的？」

「只有一兩個聲音回答說：『我們打垮了腓特烈！』」還有誰攻下了普魯士的都城？誰和我一起柏林的？」

「這次祇有一個聲音回答說：『我和你一起在柏林的，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敬禮！老同志！你叫什麼名字？」

聲音 伊凡·耶哥金，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伊凡·耶哥金，你有光榮，你有體面！你保衛祖國，一直有三十年！確實是，非常光榮！你完全是一個勇敢堅決的戰士！以前你已經造成了許多奇蹟，而現在你還要進一步。『暫停』說起來，諸位弟兄，我一世從來沒有撒謊，現在，我既然頭髮都白了，要不講老實話是不

行的。我已經報告統帥說我正要攻下伊士麥，我們必須攻下，也會得攻下！如果現在從伊士麥撤退，就等於叫英國人追打我們，而波蘭人也會着忙，而普魯士人也想乘這機會。攻下了伊士麥，那我們就一舉而定天下。『稍停』但是事情並不容易，朋友們，確實不容易。這個要塞，我會從各方面偵察過。城壕深，城塔高，一個青蛙也跳不過……

【伊士麥要塞的雄壯的輪廓在晨光熹微中顯露出來。】

是個攻不破的要塞！是塊岩石！是個堡壘！是不可能攻下的！但是我們照樣會攻它下來。我們的炮現在不響了。敵人沒有準備我們到來。他們正跳舞作樂。而我們從山崗、從樹林、從湖沼和泥塘，會像瀑布一樣向他衝去！我們穿過叢莽，渡過深溝，跳過柵欄，越跑越快，到了此地！各縱隊！推動木柵！急迫前進，爬上城牆！跳進城壕！打開城門迎接騎兵！我們就進入城裡！我們不糟塌和平的居民！戰爭不是對付婦女和小孩的……敵人跑了——我們用他們的槍炮對付他們自己！騎兵，揮你們的長刀！把敵人從各個角落驅逐！敵人已經降了！天啊！我們勝利了！萬歲！

【萬歲！士兵們喊着，蘇伏洛夫走下山崗。】那麼，弟兄們，到鷄啼的時候，我們開始行動！【當他轉身走向茅屋的時候，他見到福格爾】勇敢些，書記！不要這樣垂頭喪氣……

羅【口吃吃地】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將軍！
福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羅【口吃吃地】 羅登巴黑在茅屋入口趕上蘇伏洛夫。【

羅【口吃吃地】 王爺的公文……
蘇 這是今天第三個使者。我真是光榮得很。【接過信塞入口袋】好，等我到伊士麥去讀。

羅【口吃吃地】不能！王爺非常焦急！他已經命令……他禁止襲擊伊士麥！

蘇 爾鬼！

羅 你看公文，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蘇【撕去封蠟，匆忙地看了下信。】是的，你說得對。王爺命令我們不准攻打伊士麥。他說我們必須撤退。

羅【口吃吃地】是啊，我們必須撤退！

蘇 我一切心機都是枉費。太遲了。我決不能違抗命令……

羅 你的話對，違抗是不可能的！

蘇 眼淚把我哽住了！

羅 我爲你也掉下同情之淚，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蘇 唉呀，多麼不幸，……真的使人難過要像鷄一樣叫了！【忽然他跑向前去，裝着鷄叫。】

羅【羅登巴黑和福格爾向他衝去。】

蘇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你怎麼啦？

羅 朋友，這是悲哀，我悲哀得叫了。【他再裝鷄叫。其處很遠的地方，第一聲晨鷄的叫聲應和着他於是第二第三個雞也跟着叫了。】

蘇【高聲喊】弟兄們，鷄叫了！

羅【鼓聲大作。軍營頓時活動起來。士兵們從將滅的火堆邊站起，奔入隊伍，向着伊士麥要緊急進行進。要緊在灰白的朝霧中清楚可見。】

蘇【口吃吃地】違抗！【衝向士兵】立定，立定。【跳回向蘇伏洛夫】他們向那裏走？什麼，去襲擊伊士麥呀！

羅 叫我怎樣去回報王爺呢？

告訴他，伊士麥已經攻下了！【退】

【遠處行軍的號音愈吹愈响。】

【幕下】

第四幕 欽賜的報酬

【多宮中保羅的接見室。牆上掛着腓特烈大王肖像，這個肖像和柏林市長卡爾蓋遜辦公室中掛的一樣。窗櫺看出去，天色灰白。是個沈悶的彼得堡的早晨。室內陰寒。索非亞和奈畢發娃靠着坐椅。福格爾在他們旁邊站着；羅登巴黑跑入。他和福格爾一樣，穿着普魯士式的制服。】

羅登巴黑：「照舊口吃着。」元帥還沒有到？皇帝隨時會從閱兵場回來的。

福：「接見時間定在十一點鐘，伊曼牛爾·伊凡諾維支。」

羅：「皇帝很急要召見。他已經開過三次了。」

福：「亞歷山大·華西里支從來不遲到的。」

索：「向奈里多娃。」他今早晨召米奇兒去。告訴他說，他對於這次召見希望很高。

奈：「皇帝一定很賞識他的功績！」

福：「亞歷山大·華西里支要求的正是這個！他過去一直受着冤屈……這個我要記在傳記裏的。伊比麥已經致下了。」

索：「伊士麥的勝利的好報。」

福：「伊士麥的勝利的好報。」

奈：「伊士麥的勝利的好報。」

索：「向奈里多娃。」米奇兒也寫詩呢。音韻很好，不是嗎？

福：「高興地。」伊士麥致下了……是使人難於相信的勝利呀，但是那偉大的軍人……那偉大的軍事領袖和統帥……到北方……去建築堡壘！

奈：「但是……呀……這個戰神馬斯的爱子。」

【却連着命運之神的不聽，
向着堡壘來安頓自己的心緒。】

索【向奈里多娃】米奇兒把那個也寫了。

奈【寫得好！寫得好！】

羅【我將要把陛下上的無上寶貴的言辭記下來，我們聖君的言辭，用韻文記下來。波登金給我們的

女皇的影響是有幸的……但願上帝安息女皇的靈魂！

索【波羅】妬忌……只要波登金在女皇的耳朵邊哼一句……亞歷山大·崔西里支，就曹了央！央

羅【我爲他哭得多麼傷心……】

羅【口吃吃地】信不信由你，我也掉過眼淚。

奈【但是正義總會勝利的，我們的主上對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態度很好。】

羅【的確是這樣！這樣就好了，在我的傳記上是最光輝的一章。】這時，蘇伏洛夫在接見室的深

處出現，他們都沒有注意到。

羅【他走了運了！】

羅【幸運的驕子。】

蘇【走近，微笑】幸運，是的，短則一天，長則一年。但是福格爾呀，也該稍爲有些頭腦。【向

奈里多娃】敬禮，葉加特琳娜，伊瓦諾夫娜太太黑頭人。【向羅】敬禮，葉加特琳娜太太。

【向奈里多娃】敬禮，葉加特琳娜，伊瓦諾夫娜太太黑頭人。【向羅】敬禮，葉加特琳娜太太。

羅【鞠躬，拆着腿】但是……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你誤解了……【向蘇】敬禮，葉加特琳娜太太。

蘇【羅登巴葛向蘇伏洛夫鞠躬，於是呆呆地望着他，驚奇中帶着恐怖。】

蘇【向羅登巴葛】怎麼會事？

【某處時鐘打着點。】

羅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我不得不引起你注意，皇帝已經下過勅令，而你却犯了可怕，可怕

蘇 這傢伙講的什麼？

【時鐘打到了十一鐘，舞台後方通到保羅的房間去的門開了，古泰索夫出現，穿着綁緊着身子的普魯士式制服。】

古泰索夫 皇帝陛下。

羅【輕聲口吃吃地向福格爾】蘇伏洛夫依舊穿着舊時皇朝制服，這怪！這怪！這怪！這怪！

【門突然打開，保羅大一身材矯健，舉動敏捷，神經過敏，素衣深衣，蘇伏洛夫低

一下頭。保羅什麼也不注意，一直走到蘇伏洛夫面前，擁抱他。】

保 呀，朋友！——從頭到腳地向蘇伏洛夫打量一下！看到你，我真高興！我真高興！

羅【向福格爾】但，但，但是這真是太奇怪了！他沒有注意制服！

保【舉槍後】保羅做手勢，古泰索夫、羅登巴黑、奈里多娃、索非亞和福格爾離室。】

的，還有重大的困難在前面。你會變成我最珍貴的顧問。先生，我推重你，因為你有天才，你英勇，尤其是你坦白而可靠！在我周圍，是一些奉承的人和偽君子，我想找一個商量大事的人，可以信任的……可以把我心裏的話和他談的……我要把你當作平等地位的人一樣和你談話。亞歷山大·華西里支，讓我們兩個人一起來建立俄國的新軍吧！

羅 陛下！我全副精神為陛下和國家效勞。

保 那麼，告訴我……照你真正見到的忠實地告訴我，……當我母親女皇當朝的時候，軍隊方面

有很多缺點很多不妥的地方吧？

蘇「的確是有的。」

保「參謀本部墮落……」

蘇「是的。而且……」

保「擄奪……腐敗……」

蘇「對的。」

保「出征軍隊常常得不到給養。」

蘇「對的。」

保「這一切必須改變，徹底肅清……」

蘇「對的，陛下！我活到現在幾十年，我一直等待着，想有這樣一個機會，終於可以把我的意見供

獻給我的主子，得到聽取和了解。」

保「握着蘇伏洛夫的手。」我知道的，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你為國家立了不少功勞，我的母親，

「女皇，她不賞識你的功勞。這點我也知道，波登金的「切不該」切惡毒的陰謀，我也聽得

「一切」一切，我都知道……我想把我母親播下的種子澈底肅清，我要肅清波登金精神！我

必須有人是有可毒的人……這就是我召你來的原因，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我要你的榮譽

來光輝我的事業！」

蘇「遠遠傳來一陣鼓聲。」

保「跑到窗口。」來這兒，元帥！你看！不是很威風嗎？

蘇「蘇伏洛夫走到窗邊。」

你看他們的行軍，多確實！隊形多齊整！那裏，右邊的縱隊，洛恩斯登……做得好……濺列

奧勃立仁斯基的隊伍從沒有過這樣的……還有卡拿別希……又一位出色的將軍……看，看，林德耐將軍和他們的聯隊過來了……肩靠肩地……你看他們的步伐！哦，厄森在那邊，厄脫爾在後面。【拍掌】左，右，左，右！壯觀吧，是不是？

蘇【心裡有所思憶】洛恩斯登，卡拿別希，林德耐，厄森，厄脫爾，確是一批新的俄國將軍！可憐的托德萊本死了，否則他會高興得發昏。只是差一個威斯特法倫。

保 爲什麼差他？他在那邊，那邊。我找不出他什麼毛病。雖然他確在我母親當朝的時候服役過，他倒是高高興興地擁護一切新政的。

蘇【離開窗】陛下！你要我十分坦白……

保 絕對坦白，發表你的意見，元帥。

蘇 據我的意思，軍隊不是爲開兵用的，是爲保衛國家用的……【保羅默然。】陛下！請聽我這老人的忠告！舊時當我還年青，在討伐普魯士的時候，我認識了我們的軍隊的力量，不是在千步伐整齊，亦不是在於隊形好看，我們俄羅斯兵有一種偉大的力量，一種不能克服的力量。勇敢，果斷，敏捷！——這是俄羅斯戰士們真正的美德。應該教士兵了解，倒不是使他們在廣場上來回的走，也不是裝扮得漂亮！

保 講下去，先生……這樣忠實的話真正使我高興……

蘇【興奮】我希望俄國的軍隊，堅強得不可克服，精神上意志上都和主上結合着……他或許會有敵人，但是決沒有敵手。我能活到那一天就幸福了！

保 講下去，講下去……這倒是我一次聽見……大戰畧家腓特烈大王不是這樣講的……

蘇 可是，陛下，大戰畧家腓特烈吃了敗仗的，而我却從來沒有吃過敗仗，爲什麼我們要向他去學？若是要研究致勝的方法，我們還有更好的例子……無論在俄國歷史上和古代史上。

保【傲然地】可是我見得少，先生，總以為普魯士軍隊是世界土最好的了。

蘇 陛下，我請求你聽我老大家的忠告。我們俄羅斯人，和這個德國戰學家打仗，總是把他打敗的。從他們那裏沒有什麼好學的。

保 沒有什麼好學的！哈，妙極了，妙極了！這麼說來，你是不滿意我的改革的！不滿意的軍制

的！

蘇 我不是一個虛偽的人，陛下，我心裡有什麼就說什麼。

保【大步向蘇伏洛夫走去，怒氣沖沖】大胆，魯莽！你的目的原來是這樣，先生！你的企圖很大，的確！阿！哈，現在我都明白了！你，你，我起初以為你是執行朕的意旨的最先的一個人，——你，朕現在明白，你連最後一個都還不尊敬。

蘇 我照良心講話，陛下，你要我坦白的。

保 【保羅的臉氣得不成樣子，氣喘喘地握着拳頭。】

叛逆！海盜！我要把你這一班人通通趕走！「抓住了蘇伏洛夫的衫尾。」怪不得你拒絕穿制服……制服！有意侮辱！你拒絕我的改革！我把你看清清楚楚！够了！我是皇帝……我是你的統治者……我是上帝派來的……我……我……我【嘎聲的嘶着】古泰索夫！派一個裁縫到他家裡去，替他做一套新制服！

蘇 多謝陛下恩賜！我的安特維式加關於普魯士式的制服是毫無所知的。我也說明不了幾多——因為我看到的普魯士制服，多半是看到它的背後，在他們轉身逃走的時候……

保 唉！你倒會俏皮，是吧！不要以為我脾氣好，先生，這並不是普魯士制服。從此以後它是俄國軍隊的制服了。明白麼？

蘇 我都明白，陛下，和日光一樣明白。從前是普魯士，現在是俄羅斯。

【保羅氣得發瘋，前前後後地走着。】
面粉！髮髮！辮子！你都要用起來！

蘇【發怒】陛下！面粉不是槍桿，髮髮不是大砲，辮子不是大刀，我不是德國種，我是俄羅斯的骨血！

【保羅似乎想向蘇伏洛夫撲上去。他氣得不能自制。他舉起握緊着的拳頭，忽然轉一個身衝出門去，把門推得畢敞。古泰索夫和羅登巴黑正在鑰匙孔裏聽話，皇帝一出來，他們急忙跳在兩邊。奈里多娃、索菲亞和福格爾也在門後廳裡。保羅一個人也沒有注意到。】
保羅的聲音【嗚聲】古泰索夫！

【古泰索夫在後面跟出去。】
羅【口吃吃地】真是海盜！【跑出去。】

奈多麼忘恩負義呀！

福可恥，可恥，先生！唉，叫我怎麼辦？你把我的傳記裏最好的一章弄壞了！

蘇【向索菲亞】索夫式加，怎麼你不找一個好些的丈夫……

奈·索菲亞來！

【索菲亞遲疑一下。】

索·啊，這都是你自己不好，亞歷山大·華西里支……米奇兒沒有錯。

【奈里多娃勾着索菲亞的臂，當她們正想離開的時候，古泰索夫進來，羅登巴黑在後面跟着。】……

古陛下聖旨，命奈蘇伏洛夫元帥退隱，不穿制服，解除職務。永遠住在他的康疆村，不准離開。派羅登巴黑將軍陪他去。

奈 壓強和違抗的好結果！

【奈里多娃，索菲亞，顧格爾一齊退出。】

羅 好結果……

蘇 對我五十年的勞苦，多麼慷慨的酬報！

古 皇帝賜你二十四小時準備行裝，先生。【高視闊步地走出房間。】

蘇 陛下太慷慨了。一個軍人不需要這麼多時間準備。吩咐駕車，我立刻就走！【出】

羅 趕上去，口吃吃地。但是我怎樣辦呢，我完全沒有準備呢……

【幕下】

第五幕 在充軍中

蘇 「康羅村，蘇伏洛夫的房間，簡陋的木牆，低矮的天花板，普通的傢具，書架上裝滿了皮裝書，天花板下面掛着兩個鳥籠。薄暮，點着燭光，外面吹着風雪，蘇伏洛夫懷裝拖鞋，坐在爐邊，頭仰着，眼半閉，似乎在入睡，書打開在膝蓋上，一切靜悄悄地。少待，在另一間房裏，有人唱着溫柔而哀怨的歌。這是史蒂班尼達，蘇伏洛夫睜開眼，站起，走到房間另一端掛鳥籠的地方，使動地爬上一張椅子，他向籠裏望着，看見裝穀粒的小碗空了。」

史 史蒂班尼達進來。」

標得爾。古茲米契把穀子都吃光了，瑪麗亞伊凡諾夫妮沒有晚飯吃了。

馬上就來，我多拿點來。」出」

蘇 放出去好得多……「走到爐邊坐下」等出了太陽，雲開始融化的時候，我要開開籠子把他們放出去！「呆視着爐火」唉，可是什麼勝利，什麼戰爭！「拾起書，翻着，選了一節，無聲地讀了一會。」好！你的筆真有力，米哈爾。華西里支！「高聲的讀。」

……大膽的勝特別，

是否你還是得意洋洋，

給人趕出了祖國的邊疆，

也許你做夢還是大王。

普魯士兵逃命了，

背向着我們的砲火轉身，
驕傲的肩膀只有倒下了，
這是戰神馬斯所命定，
頭顱現在是滾在地上，
如同樹葉飛落在秋天。
讓那些普魯士兵，
向俄羅斯屈膝投降，
咱着曾經讚美過國王的號音，
號洶痛哭在柏林的門牆，
他的驕傲的戰士經我們打敗，
而今我一無用場。

這使我的青年時代，活現在我的眼前……孔納爾道夫……柏林……

【當他讀詩時，史蒂班尼達入室，帶着一個籃子，她停下脚步聽着。蘇伏洛夫，漸漸知道她來了，轉身過去。】

聽講過米哈爾·羅門諾索夫麼？

他是什麼人呢？

史 一個偉大的俄羅斯詩人，那就是他的詩！寫得好！

史【嘆息】很好……【爬上椅子餵鳥。】但是我更喜歡聽講戰鬥和軍隊。我們行軍的時候生活好得多……

蘇 那些日子是過去了，史蒂班都式加。我們現在只有和池裡的魚作戰了，我們最遠的行軍，只

有走到櫛樹林打回轉，或者有時我冒險出去檢松蕈和草莓……

【杜巴索夫入。】

史 或許還是這樣最好，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你現在需要安靜了。畢竟，你現在下如從前那樣年輕了……

蘇【忽然雄糾糾地站起來】廢話！那個需要安靜。不是我！不是我！

史【驚惶】但是你自己不是這樣說嗎……

蘇 我？沒有！滾出去！【史帝班尼達駭着急忙出去】哈……我要……安靜！

杜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不要動氣，女人總喜歡多嘴……我們還會有偉大的日子過的……，不

是嗎，我們……突然停止！

蘇 有什麼事，普洛式加？

杜 他又來了。說有事見你。

蘇 啊，又來……【可以看出他勉強使自己心平靜氣】讓他進來吧。

杜 就這樣吧。不過如果他多嘴，我要……我要……

【一個胖子穿着毛皮外套，皮靴和皮帽子走進房來。這是尼古拉葉夫，會審官。】

尼古拉葉夫【去帽】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晚上好呵。我闖進來，請你原諒，不過，我是偶然

路過這邊，看到你窗裡有光，我覺得彼此鄰舍，應該拜訪一下……

蘇 今晚的天氣，散步倒不差……

尼 黑了些，有些風，的確……不過我覺得不論天雨天晴，我總應該來表示下敬意。亞歷山大·

華西里支，我相信你見到我只會高興。

蘇 我太高興了。

尼 我原來就這樣想……現在，我有点小小的意外的禮物帶給你……對不起，我脫去外套，我就把一切告訴你！【去外套。】

【杜巴索夫接了外套走出房間。】

我有兩封信帶給你，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一封是令媛寫來的，一封是你的一位知己朋友寫來的。

蘇 拿過來！

尼【交出兩封信】 郵差波羅維切夫要我立刻送到你手裏不好耽擱。

蘇【細看那兩封信】 這封一定是我女兒來的信，這是寫得明明白白的。娜泰麗·亞歷山特濟芙

娜·蘇伏洛娃寄。但是這一封……你怎麼知道這封信是誰寄的？

尼【有點狼狽，裝着咳嗽】 怎麼，我說過我知道嗎……我不過猜猜……

【蘇伏洛夫繼續查看着那兩封信。】

尼【走向爐邊，拿着蘇伏洛夫剛才看的書】 哦，你對作品有興趣？你讀書，我明白了【翻書頁

】哦，米哈爾·羅門諾索夫……有地位的作家呀。

蘇 湊着茶炊……燒熱小刀……你看，封臘已經損壞了。何必麻煩着茶炊和小刀……爲何什麼不

把它撕開了丟掉了就算呢……

尼 敬愛的先生，你說的什麼？

蘇 你担任了好差使，讀人家的信。

尼 先生，我猜不到你的意思？

蘇 可恥，會審官。

尼 對不起，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我現在已經不是會審官了，我現在是一個樞密官。

蘇 哦，那麼你現在升了級了？

尼 升了級。

蘇 爲什麼功勞升級的？

尼【爲難】 過去的功勞。

蘇 不是爲了現在的功勞嗎，也許？

【尼古拉葉夫做一個姿勢，假裝着不理解。】

蘇【惡笑】 官也不算升得高；不過，當然，工作也不是難的呀……

尼 先生今天喜歡說謊話。

蘇 沒有關係，既然做了，就做下去，你又可以升級了。

尼 那麼，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我要去了……我不願煩擾你太久了，如果你得便過我那裡坐坐

——那我就快活極了……

蘇 我不請你，因爲我知道你不需要請的。

尼 我很高興有機會會看你。

蘇 最好你留神些，——把蘇伏洛夫監視得緊些，你知道不知道，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大壞蛋一個

大強盜，一個海賊！

【尼古拉葉夫本來已經走到門邊，聽到這句話，忽然回轉身來。】

尼【走到蘇伏洛夫那裡】 先生，你的謔請未免太過了！你不懂得真正的友情和好意！羅登巴黑將軍大人難道沒有明明白白告訴你，陛下勅令，退職元帥蘇伏洛夫子爵不准接見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准去見他！很明白的，是不是！但是你有沒有在七英里外露班狄那太太家吃過晚飯？有沒有名她到你房子裡來？你以爲我沒有知道，沒有注意到？我什麼都注意到，但是我決定

不講。我原諒你，你倒這樣對待我，你知不知羞恥啊，先生！【走出，把門砰地關上。】

【不久，門又開了。】

尼【伸進他的頭】不跟你多講話！你敢到那裏去！一步也不准出康羅村！不准見客！

【出】

【蘇伏洛夫不理他。他站着，氣得口呆了。】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難道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嗎？【深深地呼吸，走到窗前。拆信，在燭光下讀。】……唉，娜泰申加，我的小女兒。【起初默讀，後來高聲。】「我從沒有想到，親愛的爸爸，我會這樣憂鬱。這麼久的別離重重地壓着我的心」……【嘆氣，再默讀了一段，於是高聲地。】「我又呈了一次請願書……我的請求又給拒絕了……」【放下信】他們不會讓跑到我這裏來的。哦，但是，娜泰申加，假如他們連女兒都不准來，你的父親一定犯了很重的罪呀。【往下讀，他的嘴輕輕動着。忽然，他的拳頭在桌上碰地打了一下。】這樣，這是假事，你這樣做法很得很，女兒，哦，她怎麼可以冒這個險，不經批准就來這兒，她要吃苦了，我的小女兒，不知要吃多少苦。我明天一定寫信給她，制止她不經批准就來。她這個念頭想都不應該想。【放下信，取讀第二封信。】我認得你的字，米哈爾·伊拉里奧諾維契，你好嗎，我的朋友，古杜卓夫。【看到爐火漸小。】史蒂班尼達，史蒂班都式加！加些柴，火快滅了。【撕開信。】

【史蒂班尼達入，忙着弄火爐。】

史 我早說不要讓他進來……你不聽我的話，現在他把什麼都弄得氣惱惱的。我真想拖住他的頸皮把他推到階下去。這個無賴！

蘇【不注意她的話】是呀，米哈爾·伊拉里奧諾維支……我們兩個人都給命運壓垮了……他們

不像我們……巴格萊申亦失意了……你浪費着你的才幹……如果這些日子，阿諛比才幹緊要，奉承比勞績緊要，朋友，難道這是我們的錯嗎？【默讀】你說拿破崙·邦那巴特不自量力，對的……假如他走那條路，那很快就成威脅着俄國的。【拿過一個裝公文的皮袋，把信放進去。】一個時局的信號……噫？誰知道不會有一天又覺得老蘇伏洛夫有用呢。

史 他那副神氣，倒像一個貴族。那個該死的好細……

蘇 你在那裏咕嚕什麼？

史 就是他咯……我下次再不給他進來！

蘇 不讓誰進來？

史 他……

【門忽然打開，尼古拉葉夫衝進房間，他連帽子都不脫。】

尼 現在好，你想做就做！我沒有說過這是嚴厲禁止的嗎！現在——他們來了！你請了他們，

去接你的客吧……

史 怎麼，這個傢伙老是來稿不消！

蘇 你叫的什麼？脫去你的帽子……你講什麼？什麼客人！

尼 當然你知道得比我還清楚。只要聽聽。

【雪橇的鈴聲越來越響。】

他們這兒來了！那些客人，一定是你請他們來的！這下子你欺騙不過我的！

蘇 去，走開，不要等我發脾氣……

尼 我就去，我就去，【威脅地】不過我再來的時候，我不是一個人來了！你違抗命令，你總有後悔的時候！【去】【鈴聲響到近處。】

蘇 一定有什麼人來了！會不會是娜泰夏！我不放心，史蒂班都試加……我可憐的小娜泰夏爲這
件事會吃很多苦的……樞密院會把她關起來，會把她的心都弄碎的！

【雪橇的鈴聲停了。】
拿着燭開門去。

【史蒂班尼達取燭，走出，聽到她在門外叫：「普洛郭爾！開門，我們有客來了！」】

【蘇伏洛夫獨自一個……他心神不定地在房裡踱來踱去。他在神像下劃着十字，聳着耳朵，聽見人聲和雜亂的聲音，聲音漸近。觀眾從開着的門裡見到普洛郭爾和史蒂班尼達帶着
臘燭從隔壁走來，在他們後面是一個高個子，裹着很大很大的皮外套，皮帽子上散着雪花。
蘇伏洛夫起身，他不認識這個客人，他站着等，當客人去了帽去了大外套時，蘇伏洛夫看到
原來是福格爾，福格爾入室，杜巴索夫和史蒂班尼達跟在後邊，帶着臘燭。】

福 很快地走到蘇伏洛夫面前】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蘇 你嗎！……我料想不到是你。

福 握手】 整天整夜，在郵車上，冒着風雪，爲了使這快樂的時刻，早些來到。現在畢
竟……

蘇 的確，這是意外之極……你難道不怕？或許你得到批准？

福 擦着手】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管他什麼批准不批准。怎麼，難道要我受最毒辣的刑罰，
難道把我釘上腳鐐手鐐，難道把西伯利亞來威脅我……

蘇 啊，他們顯然不會威脅你。

福 蘇……我要來就不惜犧牲。
啊！

「普洛郭爾和史蒂班尼連点上燭台上的燭，全室光亮，兩人退出。」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你有封緊急公事在這兒。

蘇 你不是說。

福 解開制服鈕扣抽出公事，他漂亮的做了一下手勢遞給蘇伏洛夫。」蘇伏洛夫元帥收。

蘇 追後一步。你弄錯了稱呼吧，先生！

福 沒有，沒有，這是給你的，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蘇 不會的……元帥是統率軍隊的，可是，我住在樹林裏，受着監視，受着拘禁。

福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不過這封公事是清清楚楚給「元帥」與皇帝召你！

蘇 我不應召。

福 隊伍正等着你！那些士兵！你的士兵！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蘇 在室內踱着而後立定。他們現在要我做什麼？

福 這裡有公事，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蘇 拿了公事，但不撕開封蠟。那麼，你有什麼話要講麼？

福 拿破崙·邦迪巴特將軍已經佔領尼德蘭……

而 我知道……

福 意大利……

蘇 我知道……

福 他已經侵入瑞士……

蘇 這我亦知道。

福 拿破崙的勝利！天天擴大，他的力量增加幾倍！不久將來他將要開始威脅着我們的國家了。

蘇【沉思着】他太過分了，這個人就是你了！

蘇【對着會講話，福格爾！】撕破封蠟，把公事交給福格爾。【好吧，聽他們對我這樣的老人家還有什麼話講。】

福【咳嗽一下，裝着演劇姿態，用莊重的語調讀】「最敬重的亞歷山大·華西里支！現在不是算舊帳的時候，上帝將原諒犯過的人……」

蘇【上帝會原諒吧，或許……】

蘇【鑒於歐洲目前局勢，爲我們自身計，也是爲維也納朝廷計，我們以爲該當請你担任我們的聯軍的統帥，朕因此召你到聖彼得堡，然後出發到意大利，我們的軍隊正派向該地。朕請你儘速到來，不要讓時間剝蝕你的榮譽的光輝，亦不要讓它奪去我同你見面的愉快。】

蘇【當然，還是你的愉快在先。】

福【我對你的好意始終如一。保羅。】

蘇【有什麼好過事實的呢？好意始終如一。皇上派恩……】

福【皇上說過：隨他自己的意思去指揮作戰吧。】

蘇【那風頭又轉了！我們的腔調現在變了！】

蘇【不耐煩】討厭，你這老鴉！你會不知道！我的士兵，我的國家需要我……【暫停】把甜言蜜語收起來吧，你不是來騙小感嘆的……】

福【那末你決定？】

蘇 還有什麼決定？我要立刻準備動身，普洛郭爾！
福 天仙們爲你唱着讚美之歌！

【房門突然打開，尼古拉葉夫衝進來，帶着一個衛兵。】

尼 他在那兒？【看到福格爾】啊，在那裡！【向衛兵】抓住！

福 【向蘇伏洛夫】這是什麼意思？

尼 現在不要以爲你的制服可以欺騙住我！我要把你送到彼得堡去！我要把你關起來！【向蘇伏洛夫】至於你呢，我發愛的先生……

福 【走到尼古拉葉夫面前】你對誰講話，你這狗。

尼 你蘇我狗？我要跟你算帳！

【杜巴索夫入，史蒂班尼達跟着。】

福 你對誰講話，流氓？你知道這傢伙是蘇伏洛夫充儔嗎！

尼 知道，知道，關於你的元帥我什麼都知道。【向衛兵】把他鎖起來！【指着福格爾】

福 滾蛋！

蘇 【把福格爾拖在一邊】等一等，福格爾，不要生氣。這不會鬧得久的。【向尼古拉葉夫】請

到這兒來，好朋友，走過來，不要害羞……

尼 搞什麼鬼？

蘇 ……把眼睛來看看這個……

【蘇伏洛夫把公文遞給尼古拉葉夫。他的手和腳開始發抖，臉上蒙着恐怖，他越往下讀

，身體越往下墜，讀到完結的時候，他跪着了】。

尼 嗎……憐我！

【衛兵見勢不佳，暗暗溜走】。
蘇 起來！走開，背向着尼古拉葉夫！

福 討厭得要命

史 解釋呀，哀求呀，哭呀，地板上磕個響頭呀，你這個哈蟆！

福 【向尼古拉葉夫】 滾蛋！

【尼古拉葉夫怪難看地站了起來，他完全呆着了。史蒂班尼達向他衝過去。】

尼 請不要動手！【雀歪斜地盤到門邊。】

史 爬蟲！毒蛇！毒蛇！毒蛇！

杜 啊，你這個女人！

尼 餓……餓……餓命！【當他被推出門外時，他還是一意地叫着】 餓命！

史 【使勁地關門，碰】，以後當心！

蘇 【轉過身來】，普洛郭爾，把我們的東西收拾好，我們天亮動身。

杜 彼得堡去！

蘇 到了彼得堡再到天邊去！我們打仗去，普洛郭爾，我們打仗去！

杜 【極度興奮】 萬歲！那才是我們的做法，亞歷山大，華西里支！萬歲！

【幕下】

第六幕 在意大利日光下

【在意大利，俄國軍營駐紮在諾維小鎮附近。一列炫目的白色帳幕，一直接到天邊。小湖給蘆葦遮着，一只舊艇前艙在水裡，船尾在岸上，福格爾在艇裡，拿着釣絲。有個奧國軍官同他在一起，他們低聲地談着，在湖邊是蘇伏洛夫的營帳，斜西的陽光明亮地在深藍的天空中照着，幕啓時，聽到軍樂隊正奏着，又聽到喊「萬歲」和許多雜亂的聲音，從帳幕的行列後邊兵士們出現，充滿舞台面，他們把蘇伏洛夫舉起在肩上，蘇伏洛夫全身武裝，帶着絲帶，他興奮得臉上發白，軍官混在士兵裏，大家都很興奮，士兵的帽子扔到空中，士兵們把蘇伏洛夫在他帳幕前面放下來。】

蘇 啊呀！弟兄們……這一切我是不敢當的，【畧停】啊！堅強的伙伴們！……是的，現在知道我的心力沒有白費，我很滿足，任何報酬，任何地位，都比不上這個，我並不要求，我到死也不會忘記這個……

西尼爾尼可夫 不要這樣說，先生，爲什麼要說到死呢？你一定要活到一百歲。

蘇 噫，噫。很對！老年不一定死，青年不一定活，並且現在沒有時間來想到死，還有許多要做呢……嚴重的試驗正在面前……

聲音，你到什麼地方，我們也到什麼地方！我們已經準備了！

蘇 弟兄們，請你們信任我，我們會經一起建立了偉大的功績，獲得了偉大的勝利！邦拿巴特的軍隊想佔領意大利，已經嘗試了兩年，我們不過兩個月就把他們趕出了！這是光榮！全世界都受着驚動！親愛的弟兄們……【畧停】在這困難的日子，我決不會拋棄你們的。

【兵士們緊緊圍住蘇伏洛夫。】

加里奴式金 伯伯，我們擁護你，直到最後的一天。

蘇 謝謝你，加里奴式金，我知道你們是這樣的，你們全體都是。

史 帝班尼達「從營帳中走出」 快滾去罷，弟兄們，亞歷山大·華西里支必須休息了。年紀大了……

兵士之一 這時候他應該快樂呀，可是他眼睛還含着憂愁……
西 他一定疲乏了。

「士兵散去。」

史「向蘇伏洛夫輕聲地」有人來見你，亞歷山大·華西里支，已經等待很久了。

蘇 是誰呀？

史 一個奧國人……

蘇 啊，是嗎……我料不到他來得這樣快

「奧國軍官已經注意到蘇伏洛夫來到，爬出艇來，走近蘇伏洛夫，敬禮。」

蘇 請進來吧……「向史帝班尼達」告訴傳令兵請巴格拉申將軍「蘇伏洛夫和奧國軍官進入營帳，營帳外杜巴索夫出現，帶着一個桶。」

史「向杜巴索夫」他們把他擡在肩膀上到處地去。今天是兵士們，可是昨天將軍們也是這樣。杜 那麼，如果老是這樣下去，我們就是忘記了走路也沒有關係了。

「史帝班尼達退。杜巴索夫走向艇去。」

福 起初是他們叫鬧，把魚嚇跑了，現在你又來了。

杜 你以為魚在水裡也聽得到岸上的聲音。

福 給我走開。「當杜巴索夫轉身走時，福格爾注意到一個瓶伸出杜巴索夫的袋口，」呃，你口

袋裝些什麼？

杜【抓着瓶頸子，慌張地】呃，……這東西……

福哈！一點兒意大利的葡萄酒，呃……【鈎上些釣餌，把釣絲放出去。】等一等，普洛郭爾。【界停】很好，如果你喜歡，你可以飲一點酒。【杜巴索夫爬進艇，福格爾讓地方給他坐。】可是他們叫得真兇，的確！何必這樣鬧？當然，我並不是說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不是一個偉大的軍事領袖，這一切我都要忠實實地記在傳記裏。但是何必和那些兵士混在一起？——對不起！——我不能了解。【杜巴索夫不出聲，把桶浸入水裏。】在我們聯合國的軍隊裏，在奧國軍隊裏，完全沒有這種習慣的。

杜他們也沒有打勝仗的習慣吧。

福不要聽說，普洛郭爾，他們是我們的友軍，我們最好的朋友。

杜【這時奧大利軍官從營帳中出來，他向福格爾點頭，福格爾揮一揮手回答他。】對這些朋友，最好閉着一只眼睛睡覺。

福廢話，朋友，別胡說八道。【杜巴索夫不出聲，】你不是真的以為這樣吧，不過是多飲了一滴酒吧，呢？

杜先生，你顯然把脫萊比亞的事忘記了，在脫萊比亞，我們不是打了三天嗎？哦，我們給砲聲震動得耳朵都聾了。那時連地獄還都沒有這樣壞，然而他們的米拉斯將軍那時幹什麼？飲茶！就是這麼會事！他飲了二十八壺的茶！整整三天之內，他們的軍隊連一寸也沒有前進！

福唉，普洛郭爾，朋友，這些話多無聊，如果他沒有把他的師團開進，這就是說時機未到，還不宜開進；這就是說，米拉斯另有計劃。；奧國將軍們都是有名的戰術家，什麼都事先畫在地圖上，他什麼事都先有計劃。我要說，在這一點上，恰恰是亞歷山大·華西里支的弱點。

杜 弱點？弱點？亞歷山大·華西里支的弱點？

福 不要生氣，朋友！的確如此，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作戰是沒有計劃的——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

杜 全世界知道的或許是這樣，不過我們知道的却不同。

福【譏笑】你說「我們」知道是什麼意思，普洛郭爾·德尼西契？難道你還要說亞歷山大·華西里支真有作戰要領或計劃嗎？

杜 說不定他有呢。

福 唉，普洛郭爾，普洛郭爾，你活到這麼多歲，還沒有變得聰明些。

杜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整夜不睡……

福 一定是他睡不着；【杜巴索夫冷笑】不要瞎吹！他所有的文件我記得很清楚！他是沒有計劃的，我可以担保！【畧停】當然他不會把它放在靴子裏的！

杜 不是靴子裡，倒或許在他的公文袋裡，你是亞歷山大·華西里支的書記，可是你却一點不知道。

福 不得無禮，你這個醉鬼！和這些土包子講不得話，一講，他們就亂說，朋友，注意你的地位，要記得你是和誰講話！

杜 去你……【提了桶，退出】

福 哈，這下子捉到了。【收釣絲，有一條魚在鈎上。】

杜 【回轉來】：你仍舊寫着傳記嗎？

福 寫的。

杜 你也寫到我嗎？

福 聞或寫到。

杜

那裏把這個寫上去：普洛希加或許是醉鬼，他或許是無用的東西，但是如果有人敢當他的面批評亞歷山大·華西里支，說他的佈置有弱點或者諸如此類的廢話，……普洛希加……普洛希加……會把這些話迫他咽下去！……

福

「泰然」我一定要寫的。普洛希加是一個醉鬼，普洛希加是個無用的東西……你說的是不是這樣？

杜

「氣沖沖地」我本想告訴你一些事情，但我怕嚇跑了你的魚，【出】

福

「巴格萊申入·福格爾跳出來，走前去招呼他，和他並肩走着。」

巴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等等你等得不耐煩了。今天是個偉大的日子，是不是？歡迎！【拉開營帳入口的簾子。】

巴

「台下可以看到蘇伏洛夫坐在營帳裡，靠着書桌在審閱文件，捧着頭，營帳的門簾一直開着。」

巴

你倦了，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不過，的確，你的勝利是空前的，意大利從凱撒以後從未見過這樣的事，軍事領袖給他的部隊尊重着，給他的士兵擡在肩膀上，這的確是你的勝利所應得的報酬！

蘇

「福格爾已回到艇裏去繼續釣魚。」

巴

且慢，彼得親王，現在不是可以快樂的時候，我得着不好的消息，皇帝緊急公事來到，要我們在兩天之後就進攻瑞士。

蘇

怎麼？你所提的反對意見沒有用？

蘇

究竟什麼時候他們會經注意過我的反對？現在的命令要我們前進，和林斯基可爾沙可夫的部

隊以及卡爾大公的部隊會合，詳細的計劃也妥到了，是我們的朋友奧國人起草的，就在這裡！從來沒有一個計劃像這樣惡劣的。

巴【看一下計劃】 那怎麼辦呢？

蘇 彼得親王，先把我的意見說一說，而後你考慮一下，我聲明這個計劃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對於俄國的軍隊並且是危險萬分，麥遜納將軍不會等我們，在我們達到目標以前可爾沙可夫的地方，壞了，彼得親王，壞了。把我們誘入陷阱，死路一條。

巴 那麼，俄國軍隊要爲着奧國將軍們的錯誤而送死？

蘇 你說是錯誤，我不信！這個計劃是費了一番苦心定出來的。裏面並沒有錯誤。我的意見就是這樣。

巴 是陰謀圈套？

蘇 那麼，彼得親王，你覺得非常奇怪吧？你忘記了我們對付的是誰？聯合國——或許，但是只不過名義吧了。他們妬忌俄國的勝利，他們運用奸計，他們原本是政畧家，他們等待着蘇洛夫的失敗，已經很心焦了，士兵血流成河，他們是不願惜的。

巴 可是這種行徑，是最卑鄙無恥的了！我們必須明白地指出，曝露給全世界看！

【天色漸黑，南方的意大利的夜幕很快地降下了。】

蘇【點起臘燭】 彼得親王，你年青，因而性急，曝露它……請問我們曝露給誰看？我們孤單地好比在黑暗的樹林裡，四圍都是惡狼在咆哮着。

巴 那麼，我們必須辭職！立刻辭職！不能耽擱了！我趕到彼得堡去，親自帶信去，當他們的面
扔去！他們不會接受嗎，你想？

蘇 唉，困難就在這裡。

巴 你想他們不會接受，是不是？

蘇 不是，困難在於——他們會接受，「暑假」彼得親王，你年紀輕，他們只要派什麼人來代替
我，那麼我們的軍隊就完了，一定的……我怎麼能拋棄我們的人，我的英勇的弟兄們，我怎
麼能拋棄今天用肩膀擡着我的孩子們？不，與其這樣，倒不如死了的好。

巴 那麼沒有希望了。

蘇 我們必須集中全力，想個計劃來，動作敏捷，絕對秘密，——這是我們勝利的唯一希望，
我們必須抄最短的捷徑……通過聖谷塔峽……越過阿爾卑斯山，奇襲敵人，在他最欠準備的
時間和地點施行攻擊，在麥遜納軍隊的背後給他一個打擊……這是我們必須採用的戰術，去吧
，彼得親王！「吻巴格萊申」你和古杜卓夫！——你們是我所有的唯一的人了。如果我遭了不
幸，你們一定要把指揮的責任擔當起來，「暑假」今晚不要睡覺。想一想，明天來看我。
你是我們的唯一希望，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你必須保全俄國軍隊！

巴 「兩人擁抱。巴格萊申出。蘇伏洛夫拭去眼淚，躡上行草床，雙手掩面，暑假，福格爾
提着桶入營帳。」

蘇 「頭不動」誰在那裡？

福 是我，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是米哈爾「暑假」福格爾。只花你一秒鐘，我替你帶了些魚來
了。

蘇 什麼魚？

福 我今天整天在湖邊上釣魚，因為我知道你很喜欢吃魚羹……

蘇 去吧，去吧，我現在沒有胃口吃魚羹，「疲乏地睜眼望了他一下。」你越長越肥了，朋友。你有些像你舅父了。

福 我去了，我不敢騷擾你，但是我把魚留在這裏吧，我真心誠意請你受了這小小的禮物，我直坐到天黑……啊，我想，元帥這麼大年紀，離家這麼遠，並且有這麼多事情要操心，又是這麼喜歡魚羹……

蘇 够了，出去吧……不，等一等，把我的公文袋遞給我……在那邊桌子上……

「福格爾拿公文袋，就是在鄉下時蘇伏洛夫女兒的信的那個。」

現在去吧！

「福格爾鞠躬，出，消失在黑暗中。」

蘇 從袋裡拿了一本拍紙本，翻開紙頁，放在身邊，晷停 行了，決定這樣。起身，拉下門簾。」

「軍營睡着了，白色的帳幕在暮影中若隱若現，只有蘇伏洛夫的營帳有火光閃爍。」

【幕下】

第七幕 魔鬼橋

【在阿爾卑斯山中，佛朗西斯根僧院，頹敗的小木屋，木牆上蓋着青苔，小窗上嵌着污黯的玻璃，靠牆放着長檯，一張粗織的桌子，牆角掛着十字架，時間是黎明前一點鐘，一個瓶子頸上插着枝蠟燭，微弱的光照落房間，森索諾夫坐在桌邊，頭擱在臂膀上，睡着了，在牆角，米洛拉多維契將軍，也睡着了，有時這一個，有時那一個，睜開眼，呆呆地瞪了一回，又睡着了，杜巴索夫灣着身子，像是在補靴，只有巴格萊申一個人很清醒。兩手又在背後，來回敲着。窗外傳來亂雜的聲響和低語聲。有部隊在那裏。】

巴 我們怎麼辦？我們怎麼辦？

森【睡着說】 什麼都完了……

巴 森索諾夫，不要睡了！

森【搔起頭】 三天晚上沒有睡了……

巴 我亦是一樣呀。現在不是睡覺的時候。我們不要忘記了命令。我們隨時會受到攻擊。如果受到攻擊，一切都完了！該死的地方！崇山峻嶺，並且敵人的力量有我們的四倍……

森【米洛拉多維契打躬。】

巴 米洛拉多維契，不要睡！

未【一跳醒來】 什麼事？不，不，我在想……敵人實力比我們強四倍……慕羅打垮了。麥克唐納打垮了，尤伯脫打垮了。【又睡着了。】

森【睡醒】 鬼迷了才到這裡來，森索諾夫。你再不會見到自己的家了。【打呵欠】噫！該死的地方！名字就可怕：魔鬼橋啦，魔王峯啦，撒旦峽啦……喂，米洛拉多維契，不要睡了，

我們不久就要長睡了。

米 呢，什麼事？那一個睡？【立刻又睡着。】

森 情形好得很……軍隊赤着腳，破破爛爛；將軍都睡着……彈藥差不多用完……看來計劃是失敗的了——是做錯了。

巴 不是，不是，繞着周爾和沙崗迂迴，那是辦不到的，路程太遠……免不了要和法國兵開火……稍爲一耽擱，可爾沙可夫就完了，這次的計劃，是沒有什麼好批評的，是沒有錯的，是他最光輝的創作！除了他還有誰能想得到？奇襲耐邱！通過聖谷塔！我們省了三天時光，在馬遜納軍隊的背後出現！

森 不錯，不錯。但是有什麼用？可爾沙可夫會吃着敗仗，而我們自己也落在陷阱裏——真是個陷阱！從沒有軍隊處於這樣地位的……是個錯誤，我說。

巴 完全不是，計劃中並不是這樣的，老實告訴你，請你回頭想一下。他們說我們決不會爬得過聖谷塔口，我爬過了，並且帶着砲隊大砲和馬匹。最難通過的一段已經通過了。誰會料到我們在這個峽谷裡遇到法國兵呢？他們怎麼會知道我們的企圖呢？一切困難都是從這裡發生的。

森 並且突如其來的！……但是元帥的計劃總是嚴守秘密的啊。怎麼會洩漏出去呢？！

巴 我們知道的，並且知道是誰，可是知道了也於事無補。【晷停】米洛拉多維支，醒過來！

米 呢？不過我要說，我們白白……【又瞎睡了】不要希望有什麼辦法，……沒有希望……壞了，壞了……

森 壞了？我不同意。冷了更好睡，一個人喜歡睡，就死得容易些，講到死的事情——山上最好

了，因為近天，進天門也近些……

巴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蘇索諾夫，在他的指揮之下，俄國軍隊從來不知道有失敗，但是不知道這次怎樣？這叫他怎麼受得住？

【史蒂班尼送入。】

怎麼，他怎麼樣？

史 他和平時大不相同，他四處亂跑，望着那些山，一個子彈幾乎打中他……他病着，力氣也衰了，可是他不肯休息……他不再講笑話了。我以前從沒有見過他這副樣子……軍需官已經交軍法審判，因為給養沒有了。

巴 這樣，

杜【輕聲】 他提到我嗎，

史 倒沒有，你真是個蠢鬼！

【蘇伏洛夫入，穿着雨衣，脫帽，他的樣子變得大利害了。他變得老態龍鍾。沉重的呼吸着，時時咳嗽。一跌一沖地走到長凳邊，啞地坐下去。接着，死一樣寂靜。】

蘇 我剛才去走了一遭，觀察山勢，真是個不錯的老鼠洞，我們會不會走不出去呢，我和弟兄們談過話，他們是了不起的人物，但願上帝保佑他們。

巴 你還是騎一騎好，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你太勞了。

蘇 我有些緊要的事要料理。【畧停】普洛郭爾，你在那裏做什麼？

杜 我……呢，亞歷山大·華西里支【走前】！我在整你的靴子。

蘇【畧停後】 去，帶他進來。

【杜巴索夫敬禮，出。】

巴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請不要見怪，我說，現在我們不要把時間花費在這上面吧，好不好呢？敵軍隨時會打過來呀。

蘇 我知道的。【起身，在屋中踱着。】我們一定要抽點時間出來。軍中必須清一清，這樣我們只有好處。

【杜巴索夫復入，兩個兵士領着福格爾，他面孔發青，發抖，但仍舊想裝得不怕。】

福 很快地走到蘇伏洛夫面前【亞歷山大。華西里支：：：請問，這樣子算什麼？我竭力反對，把我當作平常的一個犯人看待，又把我費了多年心血的傳記也搜了去。

蘇 你的傳記在我這兒。

福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人家講了我的壞話，你是一個俄國的貴族，我也是一個俄國的貴族，我們可以講得明白的，我用人格担保，我涉有罪。

【蘇伏洛夫作一個手勢，士兵退出。】

蘇 停了一會之後，你寫這個傳記已經寫得很久了吧。

福 你問得多古怪：：：你自己知道的啊，在進攻伊士麥的時候就開始寫了。

蘇 那時候已經開始了？

福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蘇 〔辱罵地〕 你完全明白的，你和奧國參謀本部通訊麼？

福 天啊！難道我是受着審判？但是如果像你硬要這樣：：：是的，我和奧國參謀通訊，不過這也是我的職務範圍內的事，我是你的秘書，担任對外聯絡的秘書呀。

蘇 但是你同樣也和敵人的參謀部通訊？

福 啊！這成什麼話！

蘇 你向普洛郭爾打聽作戰計劃？

福 什麼！沒有的事！我完全不知道！你是跟我開玩笑，一定的，元帥一定也要開點兒玩笑的……

蘇 不要裝什麼丑角，普洛郭爾在這兒，他說你向他打聽作戰計劃。

福 哈！哈！這是個陰謀！你們通同了跟我作對！他不過是一個老粗，一個酒鬼呀！

杜 啊，你想賴，是不是？

蘇 不准開口，普洛郭爾，「向福格爾」你說，你完全不知道什麼計劃不計劃，你從來沒有碰過？

福 的確沒有，從來沒有。

蘇 可是人家看見你把計劃放回公文袋裡去。

福 那倆說的？

蘇 指着史蒂班尼達」她，

史 是的，我看到的，你賴也沒有用的。

蘇 向史蒂班尼達」不要講話，「向福格爾」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福 這真不成樣子！你相信誰的話？一個婆娘，小販子，我是貴族出身，你應該相信我的話！你應該相信我！「很快地走到十字架下」我對天發誓！

蘇 這不是要滑稽戲的時候，這是我對你講的最後一次的話。

福 啊，我現在明白了！我終歸我着，一點頭緒了！你是指一本書，一本書……在公文袋裏……

和你女兒的信一起的……是的，是的，我現在想起了……有一次……我拿過一本書，是不是

那一本我記不清了……但是這個完全是爲了傳記的緣故……爲了看看元帥親筆寫的光輝的句

子！

蘇 我知道，於是你把這些光輝的句子送給敵人？

福 你講的什麼，啊……

蘇【從衣袋裏抽出一封信】 這兒。

福 那是什麼？

蘇 你發出的第二號情報。不幸得很，我們的弟兄沒有能夠把第一號截留下來。

【靜默】

喂，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稍停後，向杜巴索夫】叫士兵進來。

【杜巴索夫出。】

福【喊起來】 你想幹什麼？

【誰都不講話。】

爲什麼你不講？

【大家不做聲。】

爲什麼你這樣地看着我？……我看得出你眼睛不懷好意……【跪在十字架前。】
怪你自己不好。

蘇【爬到蘇伏洛夫前，哭着】 天啊，不過那完全是鬧着玩的，開個玩笑，是個愚蠢的過失……

……我犯了罪，是的，但是我年紀輕……

【杜巴索夫入，跟着兵士。】

不，不，不是這樣！我把什麼都告訴你！奧國人並不是我們的友軍，他們是我們的死對頭！
他們正要你打敗，是他們去告訴法國人的……

蘇 帶他出去！

福 但是你不能這樣對付我！朝廷裏我還有入。樞密院會幫我忙的……他們會要你講出理由來……
：啊，你想想我從前幫過你忙呀！皇帝的公事不就是我送給你的麼？……皇帝，我相信他對
我會發慈悲的，皇帝會原諒我的。

蘇 的確，皇帝或許……

福 那麼元帥也會發慈悲了！這是我的一線希望……你的手，恩人，你的手。我相信……我知道
……我可以希望……多麼運氣！【兵士們把福格爾拉起，拉走，福格爾哭着，彎着腰，杜巴
索夫跟出去。】

蘇 普洛郭爾！

【杜巴索夫回來。】

把屍首簡單地埋了。墳上不要立十字架。

【杜巴索夫出。】

蘇【向巴格萊申】把傳記檢查一下，燒了它。

米 呸……像個惡夢。

森 卑鄙的勾當……

蘇【向巴格萊申】這種地方講不得情面。送掉這樣一條命，保全了幾千條命。

巴 這是對的，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但是我們的情形還是一樣的危急。那些流氓已經把壞事做
過了。可爾沙可夫打垮了。我們只差一點就毀了。

【槍聲一響，畧停。】

蘇 幹掉了……

【史帝班尼達劃着十字，出。肅靜。】

蘇 各位將軍！我現在下令前進！

巴 前進！到那裡去？怎樣去？

蘇 通過魔鬼橋，襲擊敵軍！

巴 但是，這的確是辦不到的！

蘇 靠得住死的。

蘇 我們沒有第二條路。我們已經沒有軍隊可以增援。我們的退路已經給法國人截斷。難道我們停留在這兒作防禦戰？固然可以，但是我們能支持幾久？不行，只有一個辦法，——我們必須衝破過去！

案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當然，當然，……你是對的……不過我們怎麼衝得過去？一支軍隊能夠在鹿走的小路上走得嗎？

蘇 只要鹿走得的地方，俄國的兵士也走得，鹿走不得的地方，俄國的兵士——仍還是走得。

蘇 但是你想他們的情形，這些兵士，凍得入骨，又餓，睡得不够，頭昏腦脹的，……就使他們去進攻，氣力也不够呀！你看這些懸崖削壁，並且每處都伏着一個法國兵！我們會給他們打得一個不剩，我們會死在這個山裡的。

巴【審思着】人類不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到的……我知道這些山，看來不是我們可以衝得過的。蘇 不對，彼得親王，你錯了，你跟我學了不少，我現在給你這最後一課。有的仗是完全依照規則打的：有的是偉大的艱苦的戰鬥。可是也有那種時候，人受了奮激，人類的勇氣和意志能夠衝破一切！這種時候，人類發出神聖的光芒。這種時候，他能夠做出奇蹟來……就是爲着這種時候活着纔有意思！「他身體挺得筆直。他雙眼發亮，臉上照耀着新的光彩，他完全不

同了。」那樣的時候已經到了，彼得親王！我們快要直接和死神決鬥了，我們的後代會驚奇，人類竟能做出這樣的事業來！人類能夠達到偉大的頂點，甚至是我们夢想不到的……在今天，我們俄羅斯的老鷹將要比羅馬的老鷹飛得更高！開始攻擊吧，巴格萊申將軍！你指揮先頭部隊！

巴 多謝你，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蘇 你的路線是向山頂，從山頂強襲魔鬼橋。

巴 是，元帥！

蘇 米洛拉多維支！你的部隊跟上去。

米 不睡了！

蘇 你在陡谷邊上沿河進軍，打左翼。

米 是，元帥！

【巴格萊申和米洛拉多維契同出。】

森 我呢？

蘇 你留在這兒，不久就帶着你的部隊前進。

【畧停，於是軍號的聲音和山裡的回音雄壯地應和着。森萊諾夫衝到窗邊，蘇伏洛夫用手抹面，無力地坐到板凳上。】

蘇 這個試練是銀巨的……我們總得起嗎？

森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他們開動了！他們去了！法國兵已經開火！我們的人正前進！

蘇 【想站起來，又跌在長凳上】：哦，哦，講下去！……

森 山上流着俄羅斯的鮮血，但是我們在前進，前進！巴格萊申已經衝過去了……啊，偉大，偉

大！哦，可惜我不和他們一起……

蘇 講下去！……講下去！……

蘇 我們的部隊正向前推進……有些倒了……其餘的趕上去……敵人的射擊稀疏了些，我們真能
够衝得過嗎？啊，米洛拉多維支和他的部隊到了……我們的部隊接近橋邊。

蘇 如果我們佔領了橋，勝利就是我們的了！

森 法國兵不見了，……我們的人一直前進……他們到橋了。……現在他們停了！

蘇【跳起】停？

【在這同一個剎那間，一個可怕的爆炸聲響振盪着，稍停。】

森 魔鬼橋炸斷了！

【蘇伏洛夫衝到窗邊。】

蘇 啊！……我們怎麼辦呢？

軍官【跑着進來】 報告，魔鬼橋炸斷了！

幾個士兵【跑着進來】 報告，魔鬼橋炸斷了！

史蒂班尼達【跑着進來】 那座橋……橋……橋沒有了！

森 我們什麼都完了。

蘇【自語】 難道那些血就白流了嗎？我的心亂了。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橋！橋！

【畧停。於是忽然高興】哈哈，有了！有了！你們都跟我來！【走向門口。】

森 你上那兒？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蘇 拆屋，搬木頭搭橋！

【大家跟着蘇伏洛夫出去。史蒂班尼達吹滅了燭，跟着其他的人。本屋空着，窗裡發着

淡淡的光。畧停，於是，忽然一聲響，兵士們軍官們將軍們都在拆屋，屋頂先拆下了，木條一根根拋到地板上，響着。一片天空在破口中露出來，木條繼續拋下，木房很快就去了蓋。工作很快地進行着，筋疲力竭的人變得有力了，又興奮起來了。露出的天空很快大了，現在看得見石巖的輪廓。」

聲音 喂，抗嚙！喂，抗嚙！抓住木頭！用你的腰刀！

喂，當心，當心！
喂，一起來，一起來！

來，弟兄們，做呀像在里亞桑！

做呀像在卡魯加！
做呀像在脫維爾！

【笑聲，槍聲一時高，一時低。】

對不起了，好和尚，你的房子剩得不多了！

【現在屋頂和牆都拆下了。桌子和凳子還和暫時一樣放着。在沒有拆掉的兩面牆壁之間，顯出阿爾卑斯山的壯觀。積雪的高峯莊嚴地筆立着，染上朝陽的金光。】

蘇 這確實偉大！喂，很多木材，搭條橋過海都够了！

【兵士搬出木材，消失在巖石間，史蒂班尼達抓着最後的一條木，幫助兵士。】

史 史蒂班尼達，你到那裏去？

我沒有說過嗎，男人做得到事我也做得到。【出】

蘇 一個好利害的女人！勇敢，可靠……

杜【跑來找蘇伏洛夫】搭橋的繩子不多了。

蘇 真的……繩子不多了。【稍停，於是撕下身上的佩帶交給杜巴索夫。】拿去，你用我的名義

，叫所有的軍官取下他們的帶子來繫木頭！

【杜巴索夫跑出去。】

森索諾夫！

【森索諾夫跑步過來。】

把你的部隊駐紮在橋邊峽谷裏……等一等！你叫軍官們打先鋒過橋……

【森索諾夫跑出。】

蘇【望底下看着】一個可怕的試練……【鼓聲寥寥。軍號聲。槍聲轉密。】前進！前進！【自己衝向前去，立脚不穩，手按着心倒下。給旁邊的人緊緊扶住。】讓我去……【望着底下的戰鬥。】他們站住了。前進！前進呵！【又想跑，但給人阻止了，他又目不轉睛地向下望着，兵士們，軍官們，前進！好朋友，英勇的弟兄們……啊，史蒂班尼達也和他們一起嗎？勇敢的女人！現在他們衝上去了！……】

【石岩背後聽到亮礮的叫聲，兵士們從山頭衝下，像一股瀑布，叫着「烏拉！」】

蘇【目不轉睛地望着戰鬥，忽然叫起來】史蒂班尼達！【他退後，慢慢地去掉帽子，露出滿頭白髮。在他周圍的人跟着都去了帽子。一聲鼓響，只見兵士衝下石巖。杜巴索夫跑來。到蘇

伏洛夫面前站住，一句話也講不出。】

蘇【向前一步擁抱着杜巴索夫】我們又是孤兒了，普洛夏，你和我……

【杜巴索夫哭着出去。傳令兵跑進來。】

傳令兵 敵人逃了！巴格萊申將軍的隊伍已經通過魔鬼橋！我們勝利了！

【歡聲如雷。】

蘇 代價雖重……事業小！是光榮的……

【軍號聲，日出。】

【幕下】

第八幕 祖國

「離彼得堡不遠的加明加村。一個春天的早晨。一羣短裝的鄉下人，男男女女，和赤脚的小孩子，帶着包袱和籃子，聚集在教堂的天井裡，他們穿着禮拜天用的最好的衣服。他們都整起頭望着鐘樓。在大門旁邊的門房附近，村裡的長老和白袍的牧師站着。沿着教堂大門的路邊，擠着許多農民。再遠些是綠色山坡，籬笆和菜園，菜園裡豎着幾個稻草人。幾棵污濕的赤楊。鐘樓旁邊，靠近前面，一個白頭髮退伍老兵靠在拐杖上，胸膛上配着一顆勳章。這是伊凡·耶哥金，他的姿態莊嚴動人。」

耶哥金 看看那邊！半婆溪過去！

更夫「從鐘樓裏着鼻音說」 沒有，看不到灰塵。

耶 眼睛睜大些，朋友！拜拉雪夫的縱樹林後邊呢。

更夫 沒有，一點也看不到。

牧師 上帝見禱！

耶 那裡樹林後邊你看不到嗎？

更夫 沒有，看不到。

長老 不會的「向牧師」太陽已經很高了，時刻不早了，他的女兒和古杜卓夫將軍差不多等着三個鐘頭了，他們都等得慌了，……「高聲」亞爾忒斯神父，你派在鐘樓裡的是一個呆瓜呢？

還是一個瞎眼睛的蝙蝠呢？他會把元帥錯過去的，他一定會錯過的。「向更夫大叫」你竟把他錯過，你這個瞎鬼，我要教訓你！喂，看到什麼沒有？

更夫 沒有，沒有，沒有什麼。

長老 你胡說，狗，麵包！等一等，我自己爬上來！

娜·泰夏【一個農婦】：她不會錯過的……他是個尖眼睛，真的！

長老 不要你講話。老太婆！沒有誰問你。【走向農婦】喂，你帶的什麼。【把她的樹皮籃子拿

過來。】哦，麥餅……呸，給元帥的好東西。還有這是什麼？哦，一個小雞，還是烤的！還

有包子，看起來倒不錯，好得很。多謝多謝，都送給我這個元帥吧。

娜 唉，好先生，還給我吧！不完全是我的呀。達利亞燒烤和安奴脫加也有東西在裡面呢……

達利亞 我的，小雞！

安奴脫加 哦，我的麥餅，我的麥餅！

長老 不要吵！我替你們辦！我會把你們送的禮一起送給元帥的。

【耶哥金搖搖頭，做一個手勢表示討厭。女人們這時候提起她們的籃子和包袱趕快走出

大門。長老向上望一下，再看看手中的籃子，不知怎樣辦好，就帶着上鐘樓去了。】

娜 哭着：「啊！我們煮了……」

【羣衆興奮着。】

幾個聲音 喂，更夫，給你送點好點心來。

嘴張大些呀！

娜 我們都是給元帥的呀……

米奇達·包別兒 元帥看見你的包子，好像瞎子看見他的老子。

安 你這個壞蛋，元帥吃我的餅就會吃不下？

米【向着更夫】 睜開眼睛，看那邊，不然你就把他錯過了，真是沒有辦法！

更夫 沒有，沒有，那邊沒有灰塵，我看得見普斯托申斯克的人走到大路上來。巴拉雪夫斯克的

人也慢慢走着，他們從柴加林向這邊來……

達「向女兒」了頭，今天是一個大節日。全世界的人都出來接我們的蘇伏洛夫。

更夫：但是還看不到灰塵呀……

長老「在鐘樓上，噠噠呼呼地喘着」喘，光棍，我說的不錯，你把他們錯過，你這個廢物！錯

過了！狗！打鐘！狗！打鐘！

更夫：但——但是，閣下，你看錯方向了……那是從彼得堡來的呀……那些車子是向這邊來的呀……

長老「嚴厲地」從彼得堡來的，呢？什麼，就是那個！你依我的話呀！

更夫：看，看，那邊？拜拉雪夫斯基那邊……灰塵起來了……

長老：那兒？我看不到什麼呀。打鐘，朋友，打鐘！「鐘聲響了」

幾個聲音：他們來了！

我們的蘇伏洛夫公公來了！

「羣衆向大門湧去。」

達利亞的女兒「向耶哥金」：爺爺，真的，你親眼見過蘇伏洛夫？

耶：見過？喲，心肝，我和亞歷山大·華西里支在一起打過三十五年仗呢。我們打下許多城，許多要塞，心肝，多得我記都記不清呢，……有柏林，弗朗克府，華沙，土土蓋要塞，伊士麥

要塞……「容易鑽得地，難逃得蘇伏洛夫。」敵人是這樣說的！

達利亞的女兒：爺爺，那麼他長得又高又怕人的，那個元帥。

耶：亞歷山大·華西里支！「笑」不，他長得不高，不會比我肩頭高。但是你老遠就看得到他，

不論他在哪裏，你一看就看得見的，我們的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威 威斯特法倫忽忽跑進教堂天井。穿着旅行用的外套。後面跟着他的副官。【做什麼禮拜？爲什麼打鐘？那個叫打鐘的？】

耶 大人，我們是歡迎元帥總司令。

威 馬上停止，不許打鐘。

副官們【齊聲向鐘樓】不許打鐘！【鐘聲止了。】

耶 但是爲什麼，爲什麼？……大人，請你想想我們歡迎的人呀……我們只有喜歡呀！
威 擲他出去！

【副官想抓耶哥金。】

耶 不要動手！伊凡·耶哥金爲國家打了三十五年的仗。他有因功得了的勳章……讓我走，讓我走……啊！

【副官把耶哥金推出大門。】

威 天井裡的人都出去。把大門鎖起來。請古杜卓夫將軍和太太們這邊來。

【羣衆散去。天井空了。一個副官帶着威斯特法倫的命令去了。其他的副官把大門鎖上。長老臂灣裏還掛着籃子，從鐘樓的門口出現，他走到威斯特法倫面前。】

威 你是什麼人？

長老 先生，我是長老，大人！

威 請，你的職務就是這樣幹法的嗎？這麼多人塞住了大路擠在場上，這要怪你。這樣排場幹什麼的，那個的命令？

長老 太太大人……你誤會了……但是你們這些莊稼漢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帶着禮物，從附近的

村狗循循沿着大路來……我不知道他們的腦袋兒作什麼怪！

威 不是你自己也有份禮物嗎？你拿着那把籃子做什麼的？

長老 把籃子藏在背後。大人！大人！……注……這弄錯了……不是我的錯，老天在上，不是我的錯！把籃子拋了。

亞爾丟斯牧師 上帝見憐！

威 向長老。聽着，老傢伙，不准胡鬧。不要讓元帥到場上。馬車一直到天井來。把老百姓

趕開，元帥晚上不在這裡歇，他在牧師家裏休息一下，等老百姓走開了就繼續趕路。懂不

懂。

長老 先生。照你吩咐，大人。

娃 同進來。非索亞戴差率。蘇伏洛夫的女兒娜泰利亞索非亞、和索非亞的母親加鄰德尼可

威 向長老。好了，提起精神！

威 裝着甜笑，伸出手。娜泰利亞。亞歷山特洛芙娜，畢竟等到了！你爸爸很快就到了！現在他

快到這個美麗的村莊了。我等着這次快樂的會面，真是興奮之極！

娜泰利亞 但是為什麼在這兒呢，將軍？老百姓在外面場上等着呢……

威 親愛的娜泰利亞。亞歷山特洛芙娜，你的話像小孩子說的……你爸爸疲倦了。這次辛苦的出

征把他健康損壞了。他病着呢，他必須離開老百姓，老百姓只會驚動他。亞歷山大。華西里

支必須避免這一切興奮的事，他必須休息和安靜。

娜 但是他在這裡有什麼地方可以休息呢？……旅館裡，牀舖和茶飯已經替他準備着了……不！

威 91

將軍！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不會因此感謝你的！

威 不過真的你一定會就了解……

古 不要像一個小孩子，娜泰夏！〔拉着她的臂膀〕威斯特法倫將軍從來沒有做過沒有道理的事，他沒有好處不做的。

威 米哈爾·伊拉里奧諾維支！我也可以同樣地回報你……但是我不想，在這個時候，我不來和你吵嘴，太粗鄙了！

古〔向娜泰利亞〕你疲乏了，娜泰夏，我們找個背陰的地方坐坐吧。

〔古杜卓夫帶着娜泰夏走開。他們在稍遠的草墩上坐下。籬外發出一陣雜亂的講話叫喊和擾動的聲音。〕

威〔頭向古杜卓夫點了一下向索菲亞〕 小人。

索〔輕輕地〕 我不知道他是這樣的……

加隣德尼可娃 皇帝不歡喜他，這是有道理的。他的態度又囂張又粗暴……

索 不要說了，媽媽，這是苛刻的……

威〔暑假之後〕 可憐的索菲亞！你遭到這樣的不幸……〔暑假〕並且有好大的失望……等着你……

索 你是指誰？我不懂……

威 可憐的索菲亞，你這樣愛他，尊敬他……

索 誰？你指米奇兒？幻滅，你說幻滅？不過他是英雄一樣死去的！你說呀，我讀你說呀……

威 我要坦白地說……〔暑假〕米奇兒致死的原因，不是天命也不是流彈，〔暑假〕你把他當作最好的朋友一樣敬重着的人，給米奇兒這樣坦白無私地這樣神聖的崇拜着的人……

索 天啊！你說的什麼？
加 難道你是說米奇兒是死在……

副官 大人，元帥快到了，他的馬車走近了。
【一個副官走近威斯特法倫。】

【大門外紛紛起來了。】

威 廣場上的羣衆到這邊來了。沒有辦法趕散……
不要開大門！讓馬車停在外邊路上，元帥可以從便門走進來。

威 喝采的聲音，歡呼的聲音，帽子拋上半天，在籬笆頂上可以看見馬車的頂篷和坐在車箱上的馬夫。副官敬了個禮，急忙出去。古杜卓夫和娜泰利亞趕快走到便門那邊。
威 抓了索菲亞的臂膀。鎮定，鎮定，朋友！

娜 天井，門關上了，娜泰利亞衝到蘇伏洛夫身邊。
爸爸！

蘇 擁抱着他的女兒。娜泰申加……蘇伏洛契加……我的小女兒，我的心肝……【吻她】我的孩子……

巴 古杜卓夫和巴格萊申互抱。【

古 我們早已料到這一切情形……等下一下！我再告訴你許多事情……

蘇 命運使我們又在一起了……謝謝上帝……亞歷山大·華西里支好嗎？他的身體？
米哈爾·伊拉里奧諾維支！米夏！過來，讓我看看！

古 久遠了，久遠

【古杜卓夫大踏步走向蘇伏洛夫，蘇伏洛夫抱他。籬笆後面仍舊喧擾着，威斯特法倫走近蘇伏洛夫。】

威 亞歷山大·華西里支！恭喜你光榮地回來，好極了！好極了！

蘇 啊，你好，你好，威斯特法倫。【看到索菲亞，輕聲地】索菲亞，索夫申加……他怎樣死的？【停一會之後】索夫式加……【暫停】他證明是不配……

索 歇斯底利亞地。說呀！說呀！不要顧慮！

蘇 他出賣了我們的祖國……【暫停】這樣的罪惡是無法寬容的！

【索菲亞哭出來。】

加 嗎……嗎……你殺了男爵！你是殘忍的沒有心肝的人呀！

【威斯特法倫扶着索菲亞。】

蘇 向加隣德尼可娃。你是個笨女人！

索 向蘇伏洛夫。你殺害了他……上帝不會饒恕你！

加 誰也不會饒恕你！

蘇 你想想你說的是什麼話，索夫式加……

【威斯特法倫帶着索菲亞走到旁邊去。加隣德尼可娃很快地跟上去。蘇伏洛夫閉起他的眼

睛，立脚不穩。娜泰夏扶住了他。】

蘇 不要緊，小女兒……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加 向威斯特法倫。洗不清的了……啊，天啊！這就完了，誰都會離開我們……索夫式加從此

進不得堂了……

威 安心吧，太太。你女兒的名字並沒有受到污辱。

蘇 外面叫鬧得更利害，老百姓在大門上打着。
把大門開了……讓他們進來。

威 停止！巴格萊申將軍！【走近蘇伏洛夫】亞歷山大·華西里支！你的身體不容許你興奮，老百姓會驚動你的。

巴 將軍，醫生也比不上你這樣關心！

威 皇帝並不相信醫生。【畧停】亞歷山大·華西里支【遲疑着我適當的說法】你覺得這樣不是更好呢，爲了你的健康……爲了你心情的平靜，就不要有什麼麻煩，……不要有什麼驚動……安安靜靜地進彼得堡……在夜裡？

蘇 在夜裡？啊，你一定瘋了，威斯特法倫！我……偷偷地進城，在深更半夜？……決不能夠！

威 可惜得很！因爲我們皇上覺得這樣子對你最好。

蘇 哦！原來如此！

古 你見到嗎，亞歷山大·華西里支，皇帝爲了使你安靜，多麼費心？

威【向蘇伏洛夫】你到一處，就激動了一處！你沿路都讓羣衆集合，農民都帶着麵包和鹽來歡迎你……究竟有什麼事情值得高興？

古 什麼事情？任何小孩子都可以告訴你。

威 皇帝不高興。即使你自己不願意了解，我負着神聖的責任……

古 啊，將軍，你對你的責任總是這樣小心謹慎！

【叫喊、紛擾、大門給人們擠得成坡作辦，有些人開始爬籬笆，威斯特法倫趕到門口去

蘇 副官跟在他旁邊。蘇伏洛夫兩條臂膀分搭在古杜卓夫和巴格萊申身上，靠着他們。」

只留着你們兩個大子……我唯一的希望就在你們身上……我老了……很老了……如果我們的祖國有危險的時候……如果敵人想侵佔我們的土地……你們必須起來保衛他，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你們，你們會維持着我國的名譽和光榮的，老百姓是感恩的，而老百姓的感激……」大門衝破，羣衆湧進天井。」你看，這就是最高的報酬！於是蘇伏洛夫伸出雙臂。」

伊凡·耶哥金在前面，呼着：「亞歷山大·華西里支·公公，」他上去抱着蘇伏洛夫的頸子。」

亞爾忒斯牧師「從門房口探出頭來」上帝見憐，就不見了。」

「老百姓團圍住蘇伏洛夫。大家興高采烈，忽然間一個鐘開始響起來，胆小地遲疑不決地響着。」

米奇達·包別兒「向鐘樓喊着」：對了！打吧！幾個鐘都打起來！越響越好！

「鐘聲大響着」

【幕下】

第九幕 蘇沃洛夫夫不死

【一間光亮寬闊的房間。一張床，一張橢圓桌子和一張椅子就是它的全部傢俱。從窗裏可以看到彼得堡的屋頂。五月的晴朗天氣，床上，蘇沃洛夫夫躺着，蓋着羊毛毯，房間裡沉寂無聲。蘇沃洛夫夫忽然咳得很兇，咳到疲乏，房間裡又沉寂下去。】

娜【娜泰利亞。】

娜 爸爸，你喊我嗎？

蘇【停了一會。】沒有，小女兒……不過你既然來了，你把毯子給我蓋好。

娜【蓋好毯子放好枕頭。】現在我們要吃藥了。

蘇 哦，不要，我們不要。

娜【坐在床邊。】爸爸，你真是個難照料的病人呢。【稍停】你聽的話都不聽，誰的都不，威加特醫生他埋怨你，就是普洛野爾也說，他對你毫無辦法。【稍停】喝藥水吧，喝吧，……】

蘇【吞下。】喝，苦東西……

娜 威加特醫生說泥湯浴對你有用的。

蘇【使勁地。】不，不是我的事。讓那些健康的爛貨和痛風的瞎棍到泥湯裡面去罷。但是我是壞

的病了。就我來說，村莊裏連木屋，木澡間最合醫我的病。【咳嗽。】我只要些稀粥和十杯

克伐斯水！

娜 爸爸，你想得出奇！

蘇 我是個偏軍人，不要忘記！

娜 爸爸，你想得出奇！

蘇 我是個偏軍人，不要忘記！

娜 軍人就應該服從命令，但是有什麼用，你就不服從理智。【起身想走。】

娜 泰申加……你不是真的跟我發氣吧，壞山半會來的呢，它會用角來挑發脾氣的小娜泰夏……

「稍停」討厭的咳嗽，寒熱，老傷口從新裂開！這都不算什麼……【「暑停」，坐進些，我的勇將……啊，年月過得真快！你已經長大成人，我還記得我的志靈伏落希加在我膝蓋上，我把她搖着玩，講故事給她聽的，難道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麼？你記得麼？巴巴耶加笑着，着華西里沙和妬忌的教師。

娜【坐在床邊】是的……是的……我記得……乳媽也講故事給我聽，但是你的故事講得很好……

我記得你講完了一個，我常常要你再講一遍！你給我麻煩得要命，可是我倒高興得很！

蘇 是的……這些都過去了，忘記了……現在，另外一種故事到腦筋裡來了……

娜 什麼故事，爸爸？

蘇 哦，各種各樣的……要不要我給你講一個……不過有一個條件。

娜 什麼條件？

蘇 你要做一個好孩子，不要把這些笨笨來麻煩老人家……而我的故事……【停頓了一會】我的故事是悲哀的，從沒有這樣悲哀的……【「暑停」從前有一個兵，他愛他的老百姓，他的祖國，如同他愛自己的生命，如同他愛太陽光一樣。他爲了保衛國家，打了半世紀的仗……他一次也沒有打過敗仗……可是有一次，他自己也打敗了……】

【靜默】

娜 你老了，親愛的爸爸……

蘇 這樣的一生已經過去了……就在眼前……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好比是在手掌上……華沙……

伊士麥……阿爾卑斯山……

娜 是啊！吃苦，冒險……你從來不顧惜一下自己……但是你得到些什麼代價？

【蘇伏洛夫默然。】

蘇 我追求着光榮耗費了一生，……虛榮！只是在接近上帝寶座的時候才安靜。

【靜。叩門聲，接着有人聲。】

杜巴索夫【一面進來】 有人來找你，亞歷山大·華西里支。

蘇【輕輕地說】 不要讓他進來，說我睡着了……

杜 不是醫生……是什麼子爵，皇帝那裏來的。想和你談話。

蘇【跳起】 啊！我準備了。【杜巴索夫出。】娜泰申加……把制服拿過來……我要穿……

娜 但是，爸爸——醫生說你不好動。

蘇【用肘自己撐起來】 那末，我還沒有打敗！他們記得我還活着！他們需要我。

【古泰索夫入，他穿着馬爾他制服，肩上斜着藍帶子，他深深地鞠躬。】

蘇 你好，你好，……娜泰申加，好孩子，出去。【娜泰夏出】你有話要對我講，好，請講吧。

古泰索夫【咳嗽】 皇上命令我通知你。皇上聽到你在国外督師的時候，在你下面有一個將軍總

作值班將軍，這和軍制規定不符，皇上命令你呈報所以如此的理由。

蘇【停了一下之後，他用毫無生氣的聲音】 這樣，還有什麼？

古 是的，還有你容許了和帝國法令的規定完全不合的行為。

蘇 那麼你是那一位？

古 我嗎？【驕傲地】古泰索夫子爵！

蘇 古泰索夫子爵？啊，從沒有聽見過……你擔任什麼職務？

古 皇宮總務官。

蘇 好，但是你以前呢？

古 獵師。

蘇 再前呢？

古 掌馬司。

蘇 不，更早些，更早得多的時候，「古秦素夫不出聲。」喂，喂，不要害羞，說出來啊！

古 「牙縫裏說」侍從。

蘇 這樣，這樣，……「稍停」你的武功在那裡？那次出征、那次戰役你參加過？

【古秦素夫默然。】

蘇 「用肘支起，用拳擊牆」 普洛郭爾！「杜巴素夫入。」普洛郭爾，你看看這位大人！他曾經當過獵師，馬師，這樣師那樣師……他現在爬上了子爵的地位。你和我，真是傻瓜，在地球面上到處流浪，冒着槍彈砲彈，我們忙着，他正向上爬着。你看，他胸上還有顆星。他們要他來找蘇伏洛夫本人。在我死後，普洛郭爾，你一定要替自己找個舒服些的位置，說不定有一天你也會變成一個子爵呢，誰料得定。「稍停」但是，不會，我不怕！我從來沒有軟你抓過腳底，因此，你也只是一個醉鬼……你沒有出頭日子的。去吧，不，等一等。你把這位紳士送出去。「畧停」

古 「兇惡地」 帶什麼話回報皇上？

蘇 「嘲笑地」 你可以說……蘇伏洛夫死了。

古 什麼？

蘇 告訴他蘇伏洛夫死了。

古 我……我不識，你開玩笑。

蘇 你照我的話回聲。

古【呆呆地】 好吧，先生！

【鞠躬出，杜巴索夫跟出去。】

【蘇伏洛夫精疲力竭地倒在枕上。閉着眼，房內沉寂，某處遠遠傳來鼓聲寥寥，越來越近。後來軍樂隊奏出行軍曲來，激越動人。這是俄軍開入柏林時奏過的行軍曲，這是天色黎明時在伊士麥城牆外奏過的行軍曲，這是在意大利灼灼的陽光下鼓舞過俄國戰士的行軍曲。蘇伏洛夫跳起來，傾聽着，孩子一樣的快樂使他容光煥發。他拋開了毛毯，跳下床來。現在他站在窗口，窗子給他扯得開開，軍樂隊和銅鼓聲音流入房間。蘇伏洛夫站在陽光中。我們看到他從前一樣，他向下望着，大聲喊着。】

蘇 喂，那邊的……你叫什麼名字？……古泰索夫！等一等！古泰索夫……你可以告訴皇帝……說請他轉告他的朋友德國國王——說蘇伏洛夫還活着！你聽到嗎，他活着！他活在每個俄國戰士身上，在每個俄國兵身上，他永遠不死！

【兩道門都開了，娜泰夏和杜巴索夫同時衝進房間。】

你聽着！你！蘇伏洛夫永遠不死！

【勝利進行曲，銅鼓愉快地敲着，越來越近。】

【幕下】

譯自英文本國際文學一九四一年第一期

羅絲·普洛可非也華的英譯文

一九四二·七

陣中文字藝叢刊之一
蘇伏洛夫元帥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著者 巴根吉列夫
拉佐莫夫斯基

譯述者 徐堅

主編 許崇清

出版者 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部
編纂委員會

廣東坪石軍郵地字八十四號附八號信箱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初版

實價國幣五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總發行所 匯文供應社

廣東坪石上街二〇四號

封面裝幀：古明章

廣東省通志館編纂部編纂會館印行第...號

87

777144

OK

